

# 人間

司馬文森著

白虹書店發行

# 人間

司馬文森著



白雲書局發行

# 目次

## • 第一輯 •

笨人.....	一
新居.....	一一
椰子商.....	二二
人間.....	三九
大街.....	五六

## • 第二輯 •

歸來.....	六三
夏夜曲.....	七三

海的故事.....八四

鄰家.....九九

江上.....〇七

後肥.....一五

## 笨人

在那瘦長而且灰暗的走廊盡頭，便能夠看見一個一丈見方寬廣的空地。這空地裏，只有很微弱的幾縷光芒。是從屋子外小天井，透過了兩扇七尺高，因了經久的烟塵而泛成昏暗的玻璃窗進來的。這窗是給釘死了，從來沒人開過。窗下是用板架搭成，而放置着許多爐灶和飯具，作為廚房的地方；塞在那角縫裏的，是一間用木板造成的小房間，作為浴室兼毛廁用的。緊接着的，是一所陰暗的舊棧房。在這時它堆着的東西除了破木箱，板凳，蜘蛛，埃塵和悶氣外，別無他物。對着舊棧房的，是一張古舊的扶梯，是這幢住有約五十幾個人房子，唯一從地下層到四樓去，出進的地方。

在那兒，我碰見了叫雷，她正忙碌着替我們燒午飯。她，一個胆小而肥胖的小女人，體格高大，站着時就像一堵小小的圍牆，兩隻半裸的腿，差不多有杉木一樣的粗，腳板肥大而沉重。像兩把鐵錘似的，走起路來整幢房子就要支支的響，發出顫動。她常常穿一身用印花緞製成的衣服，已經繡過小的花旗袍。因為是穿了緊身馬甲，就把她胸前那兩隻發育過早的肥大乳房，壓成兩片虫

號碗那樣大的圓形，平板地緊貼着。

她是老板的大女兒，也是我們唯一的廚子。老板並不喜歡她，雖然他一生只有這個大女兒，在他面前，她就常變得很沉悶而且寡言笑，好像是一個受過虐待的苦媳婦。他說她是一個十足的笨人，在街上連馬車走得快點，也會使她發抖的，時常毫無理由的紅着面孔。

可是在背地裏，她却笨，她有一個溫和而活潑的性格，是他永遠也看不到的，她喜歡和爺一個和她有同樣柔弱性格的人接近，而且談論着各種各樣的事。

我是半年前，進這小什貨鋪做夥計，才和她認識的。開始，她對我也和她底父母一樣地冷淡，我覺得那是威嚴，我甚至於害怕她，有一天會用那一隻鐵掌也似的手掌來打我的；然而，她事實上並不威嚴，也沒有用她巨大的手掌來打我。相反地，我却慢慢和她發生了一種友誼，在我眼裏，她已不是笨人，漸漸變得漂亮而且活潑了。

開始，我們只是在那小廚房裏低聲的談着，後來她就偷偷地乘沒人注意時，扯我底耳朵，拉我底手去摸她那多肉的腿部，眼裏浮泛着淫猥與無恥的光。

有一天，當我從廚房里，挑着菜匣子和飯桶要到店里去時，她使用她潤濕的肥大手掌，悄悄的把我拉着，遞給我一張小小的紙條。

「晚上來，我在棧房裏等你。一定來，不要怕，一到晚上，這兒便沒有一個人的。……」  
看着那條子，那用鉛筆歪斜地寫着的字，我底心跳着，全身感到一陣焦熱，不安的火焰，在我全身的血管里燃燒。

「晚上來，我在棧房裏等你。……」我想着，不安漸漸在心里擴大；然而，我沒有失約。  
那晚上，她告訴我：

「小傻子，不要怕，在這兒，我們底事沒有人會知道的。……」

這樣，她就常常遞着紙條給我，而在那寂靜的棧房裏，我們幽會着。

這時我正默默地在她底背後站着，她向我回過頭來，面上現着鬱悶的神氣，豎着她底粗黑的眉毛。一會才又像嘆息似的微笑着。

「你等得不耐煩吧？」

我搖着頭：「不！」

「我想你可以不必再等了，飯怕還要半個鐘頭才能燒好。……」說罷，她又在一個鐵鍋裏，加着花生油，準備炸一條小黃魚。

「我在這兒和你談談不好嗎？」

她掩着頭，連看也不看地低聲說着：

「不！現在我不需要你，今天我覺得難過。……」

當我抱着惆悵的情緒，往扶梯下走的時候，我又聽見她很響亮的放下手中的銅匙，跑出扶梯來，低低的叫住我：

「晚上來，我在棧房裏等你。……」

我點着頭，走了。

在賬房裏，老板和老板娘底談話聲，這時正在熱烈的進行着。由於連日他們底緊張的談話，和面上不高興的神氣，使我担心着，我懷疑着他們或許已看穿了我們間的祕密了。可是，我感覺着，我底態度仍須放得和平常一樣的鎮定，不能驚駭，也不能匆忙，主要的就是探索着他們談話的內容。於是，我便在賬房外一隻樹樞角站着，漫無目的地，在一本拍紙簿上畫着。

「她們進來坐了一會，便走了。……」老板娘眉裏愁的聲調嘆息着。她是一個身材瘦長，觀看高聳的婦人。

「你沒有問問她們？」老板面漲紅着，現着焦急而生氣的神氣，不時的伸手去托一托從鼻樑上掉下來的近視眼鏡，另一隻手，則捏緊着拳頭，放在桌子上，準備隨時可以打在桌上。



「她們說女德，性情，都很合適，只是說到她底身體時，便搖着頭。……她們不願說什麼。……」

「怎樣！」老板絕望地擺着手：「我告訴過你的，有沒有錯？我常說：呵，請注意你自己，現在已長出了豬一樣的笨相了。今年是二十一，不是爲着你自己，也該替做父母的想一想。……在面前，她會變得那樣沉靜，而且流汗濕，背地里你敢保她沒有偷偷的吃什麼東西，飯菜是她經手燒的，要不然會吃了幾服瘦藥無效，而且越來越難看了。……」

「每頓我都監督着她，吃兩小半碗。……」老板娘悲哀的嘆息着。

「我們能够從少養她到大，却不能養活她一生一世，現在長出了那樣一副笨相，還有誰肯要呢？」

他們說誰，爲什麼這樣說，我完全地明白了。可是我已再也提不起勇氣聽下去，而且很快便想起很久以前，在這條街發生的那一種可笑的傳說了。

老被毒傷的大女兒，花了一筆「大字」(註)錢，原是在這兒勾引一個有錢親家，所以一到埠時，就忙著請媒人，四處去打聽，放「生月」(註二)。接了「生月」來探看的，固然也有幾個，但都爲了她那付「笨相」聽走了，有些甚至連看也不看，聽說她是很難看的，就把「生月

「還回來了。」

這件事使這位老板，焦急而且憤怒，他毫無理由的禁止她隨便和人家接近，而且不時恫嚇着她，將要永遠嫁不出去。但是這並不會逗引出她底哭聲和眼淚。她仍生活在沉靜中。

她是從小就出生在農家破舊的茅舍里的，在她底深遠的腦子里，她只迷醉着那大自然。她愛農舍，田野，耕牛，草原和年青農民們底寬闊的肩膊。這都市里底煩囂的，狂亂的生活，反而引不起她絲毫的興趣。

因此，她常常就用迷醉的聲調對我說着：

「鄉下到過嗎？是的，我知道你是從小就生長在都市。……那兒是多麼好啊！有吃的也有玩的，要是你喜歡的話，你可以走到山上去採野菜，逗小姊妹們打着玩；可是在這兒什麼也沒有，沒有山，也聽不見鳥叫，人們都像鳥兒似的關在籠裏生活。」

晚上。當店門被關閉了，我便溜到她和我約定的地方。

棧房虛掩着，房里洋溢着陰暗和寂寞。我輕輕的推了進去，黑暗與沉寂的氣息，使我悶窒。在房中我站立着，有了好一會，我以為她還沒有來，便想利用這機會坐着休息休息。於是，便摸索到一個坐的地方去。

我摸到了一隻四方的木箱子，當我想坐下時，我覺得在背後有一陣輕微的蠕動聲，接着是一隻肥潤的手掌，輕輕的降到我肩頭上。我全身劇烈的震顫着，好像正有一陣電流通過似的，使我下意識地想站立起來，張開腿，沒命的往前奔走，大聲的叫喊。然而，我又開始感到了我底面頰邊有一陣溫熱，而且有一聲低微的聲音發顫地在說着：

「你到這時才來，我以為你忘記了呢？……」

我回轉頭去，我看着，有兩隻烏溜的黑眼仁，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幾乎把我嚇壞了。……」

「我想你會這樣。」她溫和的說着，把身體移近前來。「但是，我想試探你底胆量，十三四歲了，胆子還這樣小。」微笑着，露出了她發白的牙齒。

我默默的低住頭，我覺得自己的舌尖，已失掉了固有的機靈了。

「你爲什麼不說話？」她用手把我底肩膊搖着。

「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話說的。」我囁囁着。「今天有人來看你？……」

她稍爲沉默了一會，點着頭：「一共是三個人……」

「她們來做什麼？」我故意問。

「來替我做媒。……」她嘆息着。「媽說，這回也沒有成功。……」

「爲什麼？」

「我長得太醜，太胖了，這個有錢人是不喜歡的。」

「你急着想出嫁嗎？」

她搖着頭，悄聲的說：

「這是他們替我打算的。我醜，我胖，我自己倒不着急，但是他們反替我着急。天天喊着：阿茜阿茜注意你自己底笨相，越來越胖了。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每頓我忍着餓，只吃二小碗飯，他們還逼我吃藥，但它更長胖。……」

沉默着，忽然她又抓緊我底肩膊搖着：

「你知道嗎？」

「什麼事？」

「我要回唐山去了。」她有離絕望的答着。「到這兒來，原是爸的意思，他說：阿茜跟我到番地去吧，那兒有許多富家人，我要把你嫁給他享福。……那時我身體還沒有這樣胖，可是，一到這兒，我便知道爸爸是騙人的，有錢人都不喜歡胖女人的。」

我靜默着，約過了幾分鐘，她又低聲的問道：

「怎樣？你不高興？……」

「不！我在想一件事情。……」我畏怯地蠕蠕着。

「想什麼？想我？」

「我想你回唐山去的事情，你走了，我不是看不到你？」

「自然，傻孩子，你還小呢。不歡送我還可以嫁給你……」接着她又笑盈盈的笑起來。「你想

要我嫁給你嗎？……」

我紅了面，低聲蠕蠕着：「我我……不……」

「那麼你爲什麼說那樣話呢？」

「我想知道，你爲什麼要回唐山。……」

「我年紀大呢，需要嫁人，誰嗎？在那兒，鄉下農民會尊敬我，和我結婚，生孩子。……」

她興奮地說着

「我們不是永遠也不能見面嗎？……」我悲哀地說。

「不！你可以在這兒好好的再做幾年工，到那時你大了，自己也有錢，便可以回唐山。……」

「你嫁了人會不理我的。」

「你想錯了，我會更愛你的。」說罷，她使用她底肥潤的手掌，把我底頭顱撫摸着。

教堂里的鐘聲，嘹亮的響着，羅沙濾街已經死一般的沉寂了，有一輪載重的貨車，吼着乾啞的聲音，飛奔過去了，接着是一陣尖細的廣東小販底喊賣聲。

「已經十點鐘了，我想你該回去。」

我靜默着，瞪着眼向她看。

「爸也許會在店里找你的。」

這話，使我想起那矮胖的禿頭的老人，每當他在賬房里，把當天賬目結算了後，總要我替他上菜館斟點心的。於是，我便抱惆悵的情緒，站起來，向棧房門那邊默默的走去。忽然，她又伸手把我糾住：

「你不喜歡，你氣我？」

我搖着頭。

「那麼，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就走？」

受了誰底委曲似的，我低聲嗚咽着，而且流淚了。

「傻瓜，好好的再做幾年工，你就可以回唐山了。……」接着，她又沉重的嘆息起來，用手揩去我面上的淚珠。「現在去吧，不要傷心！」

在街上，我慢慢的在平闊的柏油道上走着，嘴裏呼吸着眠里拉憂鬱的夜氣。

註一：大字就是護照。一個中國人要到菲律賓去，要花了三四百元才能弄的。

註二：把女人的生時日月送給人家看叫「生月」。

## 新居

在一個霧氣很濃的早晨，我搬進了這個新居。

這是一座多年失修，破損的三層洋房。在許多角落裏，建着所有不同樣式的小閣樓。到處都是房間，到處都是人聲，假使你在夜半踏着朦朧的螺旋式扶梯走着時，會不時在無意中大吃一驚，看見從半壁上伸出一個睡眠朦朧的頭，或者一隨奇異的鼾聲。

這一區本來被列爲「痲瘋」的，沒有教堂，終年聽不到做彌撒的鐘聲，住的人從流浪漢起，以至換叫化子，馬車夫，鞋匠，黃淫靡，吹牛黨，小偷以及住不起公寓的智識份子都有。在我住的這座房子里，共住着十四家人，就我所知道的，就有一家是集藝匠，一個因爲交不起學費被學校開除的專門學生，一個老嫗。

我們這座房子，除了經常有人搬動外，還有一個特點：善於吵鬧。

那個私娼就差不多每三天要吵一次，和她住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六歲左右的女孩子，在三年前她丈夫在鄉間參加了丹牛黨黨變被變匪黨殺死了，她帶了一副破碎的心和那幼小的女孩



流落到 Manila 來，過度的感傷使她變得非常容易發躁，有時她無緣無故的害起斯底里病來，用拳頭搥打那瘦弱的，病態的孩子：

「死吧，都去死吧！」

她狂號着，眼中溢着淚，蓬散着頭髮在斗室中走來走去，小孩子低着頭，含着悲哀而又恐怖的眼淚，她看着她心里覺得難過哭了，小孩子就在這時匍匐着跪在她腳底下，緊緊的把她底足抱住也哭了。

這齣悲慘而動人的戲劇繼續着，使得整幢房子都被哭聲騷擾了。到這時，二房東便不得不出頭來干涉，她粗魯的威脅着：如果她——不名譽的人，繼續騷擾不休，使這房子的秩序受破壞，那時哼！……

「你到警察署去報告去！去！去！……；我不怕！不怕！」

她推開小孩子，直衝到她面前來，揚着兩隻手。

「我的日子也過得厭了，我底命不要。……」

說着她底聲音低下了，變微弱了，而終於被嗚咽代替着。

爭吵擴大了，好熱鬧的人都擠到這房門口來，專門學校的學生就氣憤的在自己房里搥着桌，

并且丟開手中的書本，大聲叫喊怎樣鬧人家底爭吵，使自己得不到片刻的安靜，因為他正在作着某種專門學理的研究。

「要是我非搬開不可，」他這樣宣說道。「那麼請告訴我一聲，我馬上就搬！」

一個瘦弱的，黝黑的老人，光着頭，赤着腳，手里拿着一雙正在上底子的皮鞋，在這時跑進我底房門站着，用他悲哀的聲調說道：

「這真是鬼生活，先生，我們一點兒也得不到安靜！」沒等我說什麼，他嘆息着又走開了。

我仔細的傾聽着，不久這位胆怯的老人，又在另一個地方說着同一樣的話。

我們底二房東，是一個肥胖的西班牙女人，和所有的二房東一樣，她很怕房客搬走，她底一家大小的生活都是靠了這一座房子的收入維持的。因此當事情鬧大了，她就委曲地先行走開，小心地，担憂地關衷自己像鴿蛋一樣大小的櫥櫃里，悄悄的坐着打手中的羊毛披巾。等風潮過去了，才藉着任何一種可作為藉口的名義，到所有的房客那兒去慰問，并解釋「這回爭吵是無關於自己的。」

於是，一切又回復到平和的靜謐中了。

不過一到夜間，那可怕的爭吵又在另一種形式下發生了。

這回不是那個賣淫婦，而是那老鞋匠。

這個胆怯的，有趣的傢伙，據說在五年前還在一家出色的皮鞋工場當頭等伙計，爲了喝酒，酒後又時常找人鬧事，被開除出來，從此就一直沒有找到職業。但他却不因此而丟掉做鞋子的工作，他有許多和他做「交脚」的門路，守弄，看店舖的印度工人，中國店舖的伙計，或多或少都和他有來往。

他底經常的工作是：到每一家相識或半相識的店舖去，巧妙地宣揚着自己手製的貨色，如何精緻耐穿，又拍拍胸膛，詛咒着，吐着涎沫，證明這話不是假的。先頭有幾個覺得他好頑，答應給他做幾雙試試看，後來他們又互相介紹着，他底生意就日益興隆。他把顧主付下作爲買原料用代價的一半拿來，把必要的材料都備齊，就坐在家裡慢慢的做，每兩天可以完成一雙。做好了，才拿去交貨，取回另一半代價，換句話說，取回了應該得的工錢。但是，這些錢一到手，不到半個鐘頭又要落入另一個人手里，他把它們都喝光了。至於還會給他六七寸的一家有多大的影響，他却從沒想到。據說人類是上帝生下的，因此上帝也會知道怎樣給他們生存下去。因此，做着大東販子的老婆，不得不動手來干涉了。她在這一座房子是一個有名的潑辣貨，當他做好了某一號鞋子，她就要親手把它拿過來藏在箱子裡加鎖，非等到自己有工夫親自送給顧主，取回工錢是

不安心的。

老頭子在她面前是悲哀而且安份的，麵包吃得很少，說話很輕而且是親密的；但是當她頂着水菓籃帶着孩子，從這屋子離開，他底眼睛就異樣地發亮，嘴裏輕輕的噓着小調，煩躁的丟下手中的工作，繞着那隻木箱子走來走去。在那裏面，有他已完成了的幾雙皮鞋。他用正眼把那箱子失神地端詳着。伸着手去摸一摸鎖，又搖搖頭，嘆着氣放下，坐在椅子上抱着頭沉思，只一會兒，他就會突然的跳起來，興奮得直哆嗦，用一根禿頭的辮子把鎖子打開，選着最值錢的某一雙，用紙細心的包好，藏在舊外套下，蹣手蹣足的留下樓梯。

「先生，你要我替你做點什麼？」

他輕輕的推開門，懷祕的伸進光頭來，眼睛瞇得很細，面孔爲了興奮漲紅着。

「謝謝，我沒有什麼事用得着你幫忙。」我答。

「那麼，」他說「再見！」把頭縮回去，門又輕輕的關上，約過了半分鐘，又重新伸進來。

「你不喝酒吧？」他說，聲音放得很低。

「不！我不喝。」

「要是……我要請客的，你知道我今天也許有點錢。」他現出活潑的樣子。「平常我總是受

寧東時；我那太太，你知道她是很兇的，但是現在她出去了，我又自由了。」末後，他又嘆息着：「這樣生活，唉！太悶氣了！」他退走了。

最後這兩句，是這麼有力地運起了我底感情，使我想起了關於這老頭子一段傷心的回憶。

從前他也是過過了好日子的，但是有一個時候他跌得太利害了。他底鄉間的田地失去了，最大的，可以幫他的兒子，到現在還以「破壞公安」的名義被起訴，判九十九年徒刑，關在牢房。他底刻薄的老婆，爲了生活對他像奴隸一樣的虐待着，在這社會上他是被當作喜劇人物而存在的，他得到人家的同情和鼓舞，因此，他沉淪下去了。

一個鐘頭後，他從主顧那兒走開，默默的在街道上走着，抱一股半沉醉的心情，朝他最熟悉的地方走去。

有一家叫亨利·德下流酒店，他曾在那兒消磨過五六個年頭。在這五六年中，世界打過了幾次遭旋，變過了又變，酒店也隨着變了好幾次，舊老板死了，還不出債逃掉了，侍役也和他們一樣的更換着。但是，這一切對於他，一個沒有價值的人，都是一樣，一個舊老板死，逃掉了，更換過新的，完全陌生的，在他是一樣。不同的，只是頭兩回他要付出現洋，而從前可以通融掛

當他轉過一條狹長的街道，而將到這飄蕩着一面污濁小毒旗的酒店時，他忽然猶豫起來了。他需要做一個新的，完全不同的父親和丈夫，你看看這羣不幸的，幼小的一羣，是多麼艱難地在窮困中掙扎着啊！老婆，那也是不幸的人，圍裙已經破了，需要換一條新的，孩子們也太羸弱了，他們不能這樣天天縮緊了褲帶過下去……

然而，不幸的，他已受了從酒店里洋溢出來的酒精味誘動了，它像一個裸婦對一個色情狂者的誘惑着他，他稍微皺一皺眉，摸着錢袋，便毅然的跨着步進去，嘴里對自己呢喃着：

「我只要十個把那（一分錢）十個把那，喝多了是玉八！……」

酒店里充滿了污濁的空氣，酒精，汗臭，煙絲，叫喊和喧笑，混合着成一股大會流，到處迴響着，洋溢着。

一個老人，禿頭，酒糟鼻子，穿了一件染滿油垢的外套，伴着一位年青的，妖野的姑娘，默默的走進來。前者是手風琴的演奏者，後者是歌唱家。他們在名義上是被稱為父與女，但是誰都知道一到夜晚他們是把肉體和靈魂連繫在一起的，而且已經有一個約三歲大的孩子了。

「只要有人肯丟給他們五個「把那」，他們就會連忙鞠躬着，表示謝意。於是乎，接着就有一陣陣手風琴的流行曲從那女的口中流利的唱出。而後，老人用他所得到的錢低頭默坐着喝酒，年

背的女人在每一個櫃位上活動着，等到她拖出賣肉體的協定妥辦了後，就挽住她醉醺醺的客人出去，老人接着也站起來，有禮貌的向大家告別，像來時一樣，默默的退出去。客人們用悲哀的眼請把她們送走，又沉沒在自己底酒盃上了。

鞋匠興奮得什麼似的，當他花去了安里的錢的大半，他曾站立起來三次，但仍被留戀着。於是他搖搖頭嘴里喃喃的對自己說：

「不！只要再過一分鐘就走。……」

又復坐下。

等到最後的一個客人走了，他摸一摸袋子，還有一個值十「把那」的小銀幣。

老板用倦乏的眼睛向四周看着，打着呵欠，一邊命令待役打掃地板，意思是囑示客人要關門了。但是鞋匠還沒有想走的意思，在他那沉重而又模糊的腦子，活動着家中一羣不幸的影子。她們在這時也許正在找遍箱子的角落，因為看不見那雙被他偷走的鞋子，而氣得發抖，張大嘴巴用所有難堪的話咒罵他；再不然，已經拿了一根大木槌躲藏在門背後，等他不知不覺的推門進去時，迎頭就是一朗板。他想着，覺得十分惶惑。於是便抬頭問老板，用發顫的聲調，低聲請求道：

「老板做做好，今晚讓我在這兒過夜吧，我不能回去了。……」

老板向他狡猾地微笑着，一句話也沒說。這一笑使他十分肥壯，相信他已經答應，他安心了，於是便丟出最後一個銀幣，要一盞酒喝了，用臂彎埋住頭，馬上便睡熟了。

老板沒有讓他在那兒過夜，當要關門時，他命令着店伙計用馬車把他送回家。

於是一場意想不到的，猛烈的叫嚷在半夜間開始了：老婆子哭叫着，大聲辱罵她失了知覺的丈夫，用男人一樣粗大的拳頭，敲他底鼻子，用冷水淋他底頭。當他剛從半迷糊的狀態中甦醒過來時，憑着他一半的知覺，本能地驚慄着，用小孩子也似的聲調哀求，眼中溢着淚水，向天指證以後他再也不敢了。

但是，她沒有原諒他，不！永遠也不會原諒他的，他便被拖到幽台上去，受一陣必要的拷打，然後被命令跪着，頭上頂住一盆污水，整夜地不許動彈一下。

這叫鬧實在太兇猛了，以至於把所有的房客都從夢中趕醒，第一個開出門來的是那個私娼，專門學校的學生，接着也用拳頭敲打門板，憤恨的叫道：

「我底天，請你們明早再叫吧，我已三天沒有好好地睡過了。……」

終於那個西班牙老婆子也被逗引出來了，她顛巍巍的跨着沉重步伐從鴿子窠飛跑出來，邊扣着衣服，邊憤怒的訓斥道：



「什麼竟使你們這樣的不安靜！當心我去告你們妨礙公安，再不然我就把你們像一羣狗似的趕出去！」

這恐懼發生了效力，老婆子悄悄的把丈夫叫進房去，把門牢牢的關着，於是乎一切又復暫歸寂靜。

第二天，我碰見那老鞋匠，他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似的，悲哀地向我搖搖頭道：

「這真是來生活，先生，我們一點兒也得不到安靜！」

## 椰子商

椰乾收買商，坐在一隻雙輪馬車上，趕到村裏時，已經是中午天了。

太陽像生氣似的睜着一副紅面孔，傲慢的掛在天上。橫過村子兩頭的街道，靜謐的騎着，向兩旁立着的錫屋，蒸發着刺人的熱氣。

雙輪車駕在怒馬上，橫暴的在沙土路上飛馳着，捲起一條重霧似的尾巴。馬車夫，一個戴暹西哥車帽的中年人。他氣促的張大了嘴巴，汗珠沁在他黝黑的面上，一手緊勒住韁繩，一手揚着手中的長鞭子，嘴裏噴噴的喘着。

收買商，一個三十左右歲的人，穿着一身潔亮的白綢褲，無領的繡花紗襯衫，光着油金的頭。他精神飽滿地，兩眼浮着閃灼的光彩，微笑着，用他失亮的嗓子大聲叫道：

「哈囉，老板生意好！」

頻頻向開在街道兩旁的店舖招呼。

於是，在五分鐘後，整條街都知道椰乾收買商來了。

午後，椰乾收買商，就開始在這街上出現了。

他很溫存，有禮貌，踏着傲然的步伐，像是去過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似的，沿街降臨到每一家中國店舖去：

「生意好，老板！」

「你也好，椰乾商老板。」

「這回離開得久了。」

「我記得好像只有兩個多月。」他有禮貌的把錯誤糾正過來了，接下又用很關心的態度說道：「生意現在還好吧？」

「生意好？」商人搖著頭，露出憂慮的神氣。「像這樣永無窮盡的困苦日子，生意那兒會好哩。」

「那一行不是這樣？比方我們販賣椰乾的吧，兩年前景氣好，每担可以賣到七八十元，但是現在讓你嘆破喉嚨，每担也賣不到四十元。像這樣的世境你說還有辦法嗎？」

「沒辦法——沒辦法！」商人同意地叫著：「而且，挺重要的，是居留政府又給了我們那麼多的迫害：一會要加營業稅，一會又要取締所謂內地小商販，這樣一來，你說中國商人還有出路？」

要是政府強派幾隻兵艦來示威，我們也許不至於受這樣可憐的境遇。但是，政府沒有那樣做，他們管不了我們。……」

「他們沒有幫助我們，是的，一點也不錯。……」

於是，他很巧妙地把話頭轉到另一方面去，重新敷衍了幾句，可是他却敷衍得很誠懇，不大容易給人看出來。之後便跨開步走了。

「這回在這兒打算有好久就擱？」在另一家店舖，商人們問他。

「怕要有半個月的就擱。」

「還要到別個村子去吧？」

「不！這兒的椰乾收買完了，就回峴里拉去，在那兒我還有事情等着。」

「俗諺說：要人多事忙。……」

「我常常告訴那些同事：讓我幹點別的吧！但是他們一定不肯，因為這工作太重要了，少有人相當起的。不管是在這兒，在摩洛、米西亞，農民都相信我。他們常常只叫一個小孩子，把整車的椰乾趕到我那兒去——磅一磅吧。——不用，我們相信你，扶西（這是我底在地名子）隨你給錢吧。但是我却常常多給他們點錢，我們這一類忠厚人，做事免不了要吃點虧的。有一回。」

我們要離開黎利村，已快出村了，就看見遠遠一羣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子向我們趕過來，我很吃驚，以為出什麼亂子了，就叫連洛（我底幫手發馬車夫）把車停下，一會他們趕到，我向他們看一看，就安心了，原來他們都是趕來替我們送行啊！——親愛的，明年這時再來吧。有幾個女人跑近了我們車旁這樣叫着，那時我很感動，幾乎要哭出來。……」

他說着，就那麼感傷地搖搖頭。爲着他敘述得那麼逼真，那麼誠懇，誰都相信了。

他逐家的去拜訪，全鄉十幾家中國商店不久就都拜訪遍了，之後，他很滿足的踏着傲然的步伐回家。

他底臨時辦事處，是設在村尾一家半舊的錫屋裏，這屋子原本是村長因看見中國商人的商業在這兒日益繁盛，生怕全村的精華被剝奪去，所以也在那兒築起錫屋子，開什麼貨店，可是，不久便因生意清淡關門了。現在他就租到這屋子來做買賣。

他底巡行買賣，除帶點簡單行李，裝貨單賬簿的黑皮包外，還帶一副能使一百二十磅重的貨物變成一百磅的磅碼，和幾件小禮物。

爲着和另一些收買椰乾的商人競爭，他確實是常出了比誰都高的價錢向農民收買，但是却被人想到，比多出的價錢多上幾十倍的利益，却源源的從他底秘密磅碼上生出來。

爲着對村長表示非常的敬意，他在到村稍事休息幾十分鐘後，就在鏡前打扮起來，穿著筆直的西裝，帶了禮物，上村長那兒去。在那兒，他向村長致了最高的敬意後，獻上禮物，而且用極漂亮的口話說道：

「我很驕傲自己能被接見，並受了非常善意的招待。現在，爲着上帝的原故，請不要每絲我微薄的禮儀吧！……」

從村長那兒出來，他又花了整天時間去訪問村裏的第二流人物，然後才出發到每一所茅舍、椰林、去向農民作初次訪問。這訪問甚至於要繼續到一個星期，過後在他底臨時辦事處，就陸續的被一羣羣農民擠住。做買賣的時候，村長給他幫忙不少。

有時，連洛把一袋椰乾放到磅碼上去，大聲喊着：「三十五磅！」

他準備在磅子上肥下，就常有農民擠向他來：

「我不賣！」

「爲什麼？」他吃驚的皺起頭來。

「那麼大一袋，只三千五百磅，你知道爲它我足足花了一年時間。」

於是，他就滿面流着汗，說明自己是如何的公正，然後才說到那些椰乾的價值。

是因為鬆散的關係，看起來是那麽大一隻，其實是不重的，而且你看它還含有若干多的水份，要是在別人家手中是非折扣不行的。

村長也移步過來幫襯說：

「扶西先生不會錯的，啓魯學長有他呢！」

農民們遲疑了一會，也就同意了。

夜，在這龐大的、奧秘的村莊降落了。

這一條稀落地，擠着二三十間店舖的街上，變得復靜寂，店舖都關上了，唯一能看見的，只是從舖門縫裏射出來，交織在地上的燈光。

那乾牧買商，正爲一筆買賣議有成，從一個農家歸來，他復沉着的跨步步伐，在沙土道上一步一步的走着。不時一棍一棍的插着他手中的鐵頭鳥鞭，威脅着跟在他背後叫吠的狗。

他緩慢的從村道上，轉到街上來，背後跟着的狗吠聲，已漸漸疎遠，沉寂了。在這兒，他何以自由的呼吸着了。忽然他想吸煙。摸摸身上，煙匣忘了帶來，於是，便到一家還沒關門的「茶仔店」去，掏個值十「比那」的一個銀幣，望櫃台上丟去，向店伙討要一包煙，點着便又出來。

一邊緩慢的朝自己寓所走，一邊在盤算清是否值得每磅再加五個「比那」去了結剛才談判不成的那筆買賣。

他走近了一處完全幽暗的地方，忽然感到了前面有一個陰影，像一粒球一樣的從一家微開着的鋪門蹦跳出來，接着是一聲沉重的嘆息和細碎的脚步聲。他忙把脚步放緩，仔細的望前注視着。過了約一分鐘時間，才看清是一個身材瘦削，拖着印花圍裙的女人。當她從鋪門裏蹦跳出來後，就在屋簷下底陰暗處，呆呆的立着，後來似乎也發見遠遠有人向她走近了，就像一條影子似的閃閃。

「要不是——一個找人幽會的，就是竊賊。」他暗暗的對自己說着，由於好奇，就存心想把她看個清楚。於是便把煙屁股往地下一丟，跨緊着步伐，獸獸的在她背後跟着。

他們倆都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沉靜的走着，有時她故意把脚步放慢，有時走快了，他也跟着走快。她似乎是在惶惑和不安中，因為她常常回過頭來向他看，或者輕聲的咳着。

到一條小小的分叉路口，她猶豫地站着幾秒鐘，就轉過去了，他也不自然的跟着這樣做，便也跟過去。

黑暗把廣大的平原擁抱着，一條灰白色的路，彎曲地，靜冥地在他們面前躺臥着。那女人那



手提起圍裙，大着步走，他也跟着把脚步放快。忽然她突然停止，而且取着一種防禦的姿勢，在他面前站着。

「哼，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老跟我走？」

他懷疑的呆了一會，就有禮貌地隨口答着：

「不！對不住，小姐，我並不是跟你。」

「那麼，你爲什麼不揀另一條路走呢？」

「因爲我要走的剛剛也和你一樣。」

說着，他就跨緊兩步，接近她。在這兒，他可以看清她全身的輪廓，亢奮的面部表情，和閃灼着的眼睛。

「我可以知道小姐要去的地方嗎？」

「我要回家的。」她低低地答，提起裙角輕輕的放在嘴角。

「我想，就在不遠吧？」

「是的，就在附近。……」

過去的經驗告訴他，對付一個完全陌生的女人，該用怎樣說謊的嘴巴，和怎樣說法。在這種

僻靜地方做買賣的商人，都有這種習慣；隨便和任何一個在地女人發生關係，發生後，又不聲不響的從她身邊離開。他也沒有異於一般中國商人的習慣，他會在農舍、椰園或任何一個角落，對他所愛的農家少女說：

「親愛的，你是多麼美麗啊！」

「我美之嗎？」她們會長羞地對你看著。

「我沒有說謊，你實是在我所見到美人中，最美的一個了。」於是，他就對上帝賭著

「我美麗，那麼你又怎樣？」

「爲着上帝的原故，我要對你表示敬慕的。」

第二天，他就把鈔票夾在情書裏，親自送去。

第三天晚上，椰樹的陰影，就要完全把他們吞沒了。可是在過後的半年中，是誰也不會再在這村子裏，看見他的，因爲他已在滿足後，連同他底雙輪馬車，一同在晨霧瀰漫中消失了。

可是在這時，他感到了悶鬱，這女人底美麗的影子已使他沉醉了。他想不出要怎樣說，只本能地無目的地舞動手中的鐵頭馬鞭。

「你好像是一個外地人。」

「是的，我是才個到這村裏來收買那乾的商人。」

「住在村裏的那個快活先生？」

「一點也不壞，快活是我底菲爾德美。」

「可我們以為他一個對我不好意的壞人。」

「請聽聽我提提足若引他就在背後跟着。」

「可這林裏也有許多危險的樹木。」

「他是的，我常常在這兒出沒，」快活先生又沉靜的說道：「有一回，也是這樣時候，我從樹裏回轉來至路邊上就撞見這樣的一個人，他像這樣默默的跟蹤大半天，我嚇得什麼似的，就躲在一家店門口，他也跟着不見了。後來店開了，我以為不再會碰見他，就放心走回家，在一個極僻靜的地方，我聽見背後有大陣悄悄的脚步聲在響，就回頭去看，又是他。我嚇着，想回轉去，但到一半不響的跑近來，把我抱住，等我大聲喊救，才放手走了。……」

「可這林裏還有什麼東西？」

「我不哭，」快活先生說。

「就因為你不清楚才會喊救。」他狡猾的說着。一個美麗的獨身女人，在半夜裏走着。……

「可是，我那時只十四歲。」

「十四歲能那麼快醒來嗎？」

「十六才」

沉默着，他們又走了十大段路

在這兒，他們可以聽見從海岸那邊，透過來呻吟似的浪濤聲。

「已經快到海邊了。」他像對自己似的說着。

「是因為你癡意嗎？爲什麼喘着呢……」

「我並不癡意，但我很想能夠找個地方坐坐。」

「在那兒有一個斜坡，可以坐着看海。」

「什麼？你想陪我坐坐嗎？」

她默默的點着頭。「但是，我不能坐久。」

「還有什麼關係呢？你可以完全自由的。」

說着，他們就轉向一個斜坡走去。在那兒，有一片草地，可以坐着和躺着的。白天的時候，

只要在這兒站着，就可以看過整個村子和海。

四周沒有一個聲音，洋溢着的是一片無盡的黑暗。從海岸外，透來了一縷從燈塔上反映過來的燈光，像星星一樣的燦爛着。在海岸的另一邊也有一柱火光，火光恰好像還有一個燈塔在顫動着，不曉得有一個偏僻的壁壘，隨風傳送着來。

那女人轉動着，傾聽着那聲音，忽然驚跳的站起來，驚駭說道：

「我要走了。……」

「爲什麼？」

「你沒有看見那兒有一個人正在走着，他是我的爸爸，看見他這樣急遽的過去，出來了。」

「你處爸爸？」

「是的，一個不幸的殘廢的人。」

「我可以送你回去嗎？」

「不！現在用不着你了，他是一個怪人，不喜歡我和男人家在一起的。」接着她又低低的問

道：「你在家裏晚上只有一個人？」

他回答有一個同伴，可是十種奇異的思想使他點着頭。

「那婆，我明晚到你那兒去看你就好了。」

說着，她就提起圍裙，疾速得像條影子似的閃開，不一會黑暗就完全把她吞沒了。

第二天一早，她叫幫手押第一批貨走了。

過了兩昏，他就被一陣低低的敲門聲吸住，他走過去把門打開了，走進來的，是一個被調煙小的老人，襖後跟着一個十六七歲年青女人。他不自然的向他們看了一會，便什麼都明白了。

他像招待老朋友似的，招待着他們。老人很興奮，滿嘴噴着濃氣，他還幾次介紹着自個：

「實地說，三年前當過馬車夫的。……」

換下那很沉靜的把大家都看一眼。

那女孩子儘很亢奮，她不時向椰乾收買商，飛着媚眼微笑。

她們坐了一會，那個女孩子就站立起來，向婆婆老人微笑道：

「現在你該滿意了。」又掉向椰乾收買商說明道「昨晚我回去告訴他說看見你，他就一夜睡

到天亮，說要來見識見識你。你知道，我這個爸爸有一個怪癖性的。」

老人也站起來，伸手去抓他頭上的破草帽，感動的握住主人底手道：

「我很快活，先生，我能接近像你這樣有價值的人。……」

說着，他們就退出去，她乘人家不備，順便把放在桌上的一把鎖，藏在圍裙下帶走了。

半個鐘頭後，他正想脫衣服睡覺，忽然看見窗門外有一個影子在搖擺，接着又是一陣低低的叫喊聲，他興奮地把門開了，大步跑出去。

「還沒睡着。」是那個熟稔的聲音，在黑暗中他還看見她那露着白牙的嘴巴。

「我正想睡。……」

「我不會吵擾你吧？」

「不！我寂寞得很，正需要一個人談談。」等一下：「到我屋裏去坐一坐？」

「不上那太鬧氣了，有人來也不方便。」

「這兒站着也不方便，附近常常有人跑動。」

「還過到我們昨晚去的那兒好。」她提議道：「你喜歡海嗎？」

想一想，他也就同意了。便跑進屋來，她在背後跟着。他在桌子上找了好一會，又用手亂翻一頓，好像有什麼東西不見了。

「你找什麼？」

「我找鎖子，剛剛在這兒，不知怎的，一下就不見。」

她得意地微笑着，可是仍鎮定地說道：

「你找它做什麼呀？」

「鎖門！」

「你想在那兒頓幾年嗎？一點點路，用不着鎖的。」

「那麼，就這樣吧！」他繞着沮喪的神氣說着，隨手抓起放在牀上的鐵頭馬鞭：「現在走吧。」

……」

她先一步退出去，他熄了燈，掩好門，便朝到海岸去的小路走着。

在那兒，他們做過了一切初戀男女所有節目後，她就低聲的嗚咽起來；而且投往他懷裏去。

「現在我一切都是你的了，親愛的，所有的一切。」

他面熱着，感到呼吸稍微有點短促。

「別哭，小蕊茵，向上帝保證，我會永遠愛你。」

「那麼，你什麼時候和我結婚？」

「等我回去，就派人接你，我們就到最大的教堂去結婚。」



「你凌辱我？」

「上帝見證！」

她微笑着，沉默起來。忽然很仔細的傾聽着什麼，用手把他推開。

「什麼事？」

「你聽！」

一種低弱的淒厲的呼喊聲，在黑暗中顫慄着。

「我要回去，爸爸已在我了。」

「讓他找吧，小蕊茜。……」

「不！他會發瘋的，」接着又輕輕嘆息道：「可憐的爸爸。……」

「那麼，讓我送你去。」

「不！我自己會走的，你回去吧，我明晚再來看你，親愛的，不會忘記你底少蕊茜吧。……  
整好了身上的圍裙，她像一條影子似的在黑暗中消失了。

他悵惘地在那兒呆呆站了幾分鐘，就回轉寓去。

他推進門，把煤油燈點好，看一看房裏，不禁大吃一驚，急忙跑近牀底下去，那隻藏着牧質

那乾涸的箱子也不見了，他失竊了。

他絕望的抓緊拳頭，便發瘋似的跨出門，望海岸那邊奔跑去。

夜靜着……

# 人 間

一進了村，便能够遠遠的看見這行列狹長的木屋了。在木屋裏，那一丈見方小而狹隘的舖面上，就塞滿一雙古舊的玻璃廚櫃和劣等貨品，僑居在這村裏的日本和中國商人，就在這些廚櫃間接待了他們底主顧，舖門後，用一堵薄薄的木板隔開的，也是一間和這舖面大不了好多，陰暗而且潮溼的房間，這是作為這些商人們底臥室，飯廳，廚房，馬桶間，浴室和貨棧用的。

四壁這樣的小天地裏，有一百多人像蛆蟲似的在活着，過着古老而單調的生活。

這一條充滿着灰塵的街道，和那兩長列緊擠着的木房子，據說是遠在百年前，由一個國裏的地主興築的，中間雖也有倒塌，坍塌，修補建築；但它永遠現得那麼衰老和頹廢。有時從海岸上吹來的風，要刮去整個屋頂，或者半個店面。遠遠看來宛然像是一列在嚴冬時，拖着鼻涕，伸出冷僵的巴掌，站在歡迎外等特施捨的叫化子似的，從碼頭直拖到街尾。

在這小小的街道上，平常很柔靜，要麼，一聲叫喊，或一陣狗兒的吠叫，就要運起了整條街道的人們底注意和驚慌。先是一家探出一個驚慌的面孔，向遠遠的，傳出了聲音的那邊看過去；

接着是第一家，第三家，以至于這條街道的盡頭。

晚上，這一條短短的小街道，就給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氣氛籠罩着。圍着牆在傾着，襯衣，拖着一雙拖鞋的青年人整羣地在一起跑着，他們手中扭扭扭扭地跳着舞，有幾個站在前面跳着舞着。其他男人拍着手掌附和，女子則用高聲唱着，與舞步清涼，像海邊椰林那邊傳來。

有時，是獨頭喇瑪那地菜場的老看守人昏厥醉着酒，他一定會驚慌的偷看了後頭半個鐘頭，緊拳，蹣跚瑪一雙跛脚。赤足，光頭，儼然對什麼地方對誰來問似的，威嚴着，揚起時常舉頭，四用哭聲叫道：

「好，大家去！老子不怕。……」

「看，老瞎順又醉着說瘋話了！」街上人嘆息着。

不上幾分鐘，差不多佔全村子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全擠到這街上來。他們惶惑而興奮地，站在兩旁店門外，向這個發怒的老人看着。

頑皮慣了的孩子們，就成羣地跟在他背後，遠遠的向他甩着沙土粒，它們像雨滴一般的敲打在他底光頭上。老人似乎也覺察自己是在受打了，便微微的閉住眼，縮着頸子，用手緊緊的抱着，好像是小孩子挨打時的表情。忽然就變得像小孩子似的，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人們把他包圍着。

「爲什麼哭，啓願？」

「醜鬼。活該！」

「小鬼！不要再回他甩石塊子。……」

他傷心的哭着，不時就用腳掌在地面上敲打着。

關於他，誰都知道。

有過一時，他曾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但是，在三年前，他底大的和第二的孩子參加了洲府的丹半爾暴動。機靈兵隊殺死了「第三的」，到這時，還在監獄裏度着苦役的生活。現在，他是六個孤獨的人了。

他很沈靜，不大說話，每當夜闌更靜時，我們常能在菜場裏，看見他拿着一根木棍，沿着鐵欄子慢慢的踱着步，巡視着沒有人來這兒偷竊。

他生活得很壞，每個月十五個「幣樹」(註一)。(爲着喝酒，他差不多把它全部浪費了。

他底脾氣是：喝醉了酒便怒罵，哭叫，在地下打着滾，直到人們底沸騰聲，把他底同伴，年青的看守人拉克，從夢裏驚醒了，半裸着身起來，用他有力的胳膊，分開衆人，怒氣地把他從地

下拖起來，邊用他另一隻胳膊向大家揚着，大聲喊道：

「水，水，拿桶水來！」

人羣中有了小騷動，好事的年青人嘴裏喊着，從人羣中擠出去，打好水，又擠進來，把整桶的水交給拉克，他使用輕捷的手法，喊阿人，望老人底光頭上一澆，嘴裏生氣似的喃道：

「好，現在看你還發瘋不……」

老人在水漬中，全身抖索着，一會便自動從地下爬起來，用手背揩去而上的水珠，大聲打着呵欠，用朦朧的眼光，向大家憂鬱地看了一眼，便默默的望菜場走去，拉克生氣似地，跟在他背後埋怨着。

人們興奮的叫着！

「這老鬼，酒醒了！」

有一部份人便在他們背後跟着走，直到菜場底曠地上，老啓順和拉克，都在一間用鋅板蓋着的小屋子裏消失了，才又慢慢的散開。

有時，差不多就在同時，寡婦悠遠滿頭散髮，眼睛流着淚，圍裙扯得高高的，露出了兩隻豐滿，黧黑的腿肚，揚着手追趕她長腿的十二歲女兒。這長腿的女孩，會無家可歸，會無家可歸。

黎地的關係。

「有良心的父老兄弟，」她喘着氣，用臨鼻子叫着，「把她抓住！……小畜，看牠逃上天，你只有鷄巴大的年紀，憑什麼干涉我和黎地……」

可是誰都沒去理她，有幾個就歐歐地在地上吐着涎沫。

一直到她們已到了棕櫚樹林裏了，這街上還能够遠遠的聽見她沙啞的咒罵聲。

整個夜晚，差不多都在這樣憂鬱的興奮的狀態中過去。

我到這兒來是在夏天，職業是一家「朱細理」（註二）店的售貨員兼「燒火」。（註三）這店裏只有兩個人，除了我一個人外，就是老板自己了。

他，一個四十左右歲的人，身材胖肥，短矮，僑居在暹村裏的中國人，背地都叫他做「公豬」。一年四季，他穿的差不多是那一套王梨牌的汗衫和白色袴，拖着雙塌了底的皮拖鞋。到了星期休假，他要上岷里拉去補貨，也特別從箱底翻出件舊西裝褲，頂着舊鞋，刮去花白鬍鬚，這，在他并不是爲着漂亮，而是爲着莊嚴。

這所小商店的經營，是在十三年前，而他到小呂宋來，却是在廿年前，那時他是一個孤兒，無父無母的，只有一個不讓他吃飯的叔叔。他們爲了他低請求，賣了五畝好果田，才把他送過來

。開始他做著的，是一家小布莊十五隻洋一個月的「總火」。三年後，他底資本升到三十隻洋，而且是一個正式的售貨員了。末後，他拿了他全部積蓄，跑到這小村子里來，憑着他超人的智慧，開了一所「藥材店」，賣贖滲進大量水份的酒精給農民。又用能使一百五十磅變成一百二十磅底磅碼，來向農民收買椰乾和芋麻。他這樣不倦的經營着，直到現在，登傑街就老早風傳着一個消息說他已在一家華僑銀行裏存滿了一千的整數了。

他做人并不和藹。幾十年來的舊習慣，使他變得非常高奇；珍惜每一個小錢；銀行裏那一本筆款，使他變成驕傲而且好氣。爲着一個「把弗」(註四)的拿執，他會和最熟悉的顧客爭吵了半天，甚至扭打到巡警面前去理會。

他習慣于大聲叫喊，和威脅下等人。爲着「懶轉化子」上店來乞討，他會變得滿面通紅，威嚇地用他手中的旱烟筒，在水門汀的地上，敲得響亮的響，邊罵邊地大聲叫罵道：

「見鬼！這是什麼時候，人家忙着呢！」。

雖然在他底舖門內是那樣的冷靜，他則坐在椅子上，蹣起一隻腿，悠閑的抽着煙，而他却要裝出了特別忙碌的樣子。於是乎，有許多瞎子，就常常被他這樣斥罵着騙走了。

他每天都有這樣的習慣：睡一個小小的午覺。先他要口嚼着煙袋，拖着褲往，在沙土路上開



村頭那家「菜仔店」。〔註五〕走去。在那兒，有一所寬曠的，風涼的房。他邊對店夥計談着話，從報紙上登載的消息談起，直到村裏某人跟某人搭上，什麼人家新近發生了什麼事止，邊打呵欠，流着眼淚。

「我相信你底睡纏又來了。……」夥計不知是由於習慣或故意，便這樣狡猾地向他微笑着說。門是的多是的，我很疲倦。……他連忙點點頭承認。就不覺不覺的，自動跑進店門後去，壓上人家的牀鋪上躺着，不一會就呼呼的睡着了。他這樣做，并不是自己店裏睡午覺有什麼不方便，而是爲着他貪婪的，喜歡佔人家便宜的習慣。

幾個年頭，好像是一日的這樣過下去，其間雖也曾間斷過幾天，那是因他和「菜仔店」老板，爲了幾個銅板的賬目不清，互扛着面孔爭吵過；但沒過多少時間，又和好如舊了。

到小呂宋來，他頭馬只回家兩次，後來他的叔叔死了，他就連家信都不寄去。這回已經是八年沒有回家了。幾年前，曾有人向他提過婚事，對方是一個華僑資本家的丫頭，只不過帶着六片大的肚皮，只要在幾十塊手續費，就可以抬進門。但被他嚴詞拒絕了，爲的不是她那肚裏的嬰孩，而是害怕花錢，因爲每一個「把那」在他看來都是極寶貴的。

可是，誰都知道他常和村裏做私娼的女人有來往，其中一個，就住在這村裏一家李專房裏。

她是二個沒有風騷美態的少年女子，破車只有一個瞎了腿膀的港母親。和五個共歲大的弟弟。幾年來的生活，差不多都是靠她一雙手，在一個英國地主與鄰國裏，做工過日子。但是，現在的鄉內因為不景氣，掉了主人，而且被裁減了大批人工。在這些失業者中，她就是其中的一個。此年她年約在十八九歲，身材瘦削，面孔却長得像中秋月一樣的圓胖，保有着一般南島女人的剛硬好愛靈氣。常常穿着那一件僅有而自認爲相當闊氣的桃紅色人造絲衣服，足上一雙木屐鞋，拖着一條長辮子，當在街上邊走邊唱的走着。

她是生活在無知與愉快的氛圍氣裏的，面上沒有愁悶，也沒有憂慮，喜歡和人家逗嘴大聲說笑。但是，當她一跨進幽暗的茅草家塾時，她就要變成另一個樣子的人了。她會變得愁悶，而且寡言的。但是，她却不願意使她底膝子母親，知道她有這樣的心情，她大聲地在她面前笑話，搜索着許多零碎的事實，編着編成故事，講給她聽，逗她快樂。關於椰園掉換主人和自己失業的事，她一點也沒有對他透露過，這秘密已經保持有着有幾個月了。

當她們感受了飢餓的威脅時，她便又編着另一套話去告訴她，說近來怎樣的不景氣，每天只幹了半天工，而且已有好長時間，沒發工資了。

那老婦人聽了，往往會深鎖着眉毛，表示擔憂的樣子。

「在我們年青的時代，」老婦人用謎般朦朧的聲調說着，她完全沉醉在美麗的回憶中了。「那時的鄉間裏啊，熱鬧着呢，到處都有人，到處都有笑聲。一到晚上，就連外村的工頭也來了，他們和鄉地跑進了每個農民的家裏去，向每個人間索取。然後才從錢袋裏拿出錢來。訂定牧椰子的人手巧，有時還帶着路途遠了，我們遠遠拒絕。鄉間的價錢也很高，每担九十幾，只作半天工，就可以賺到五六角手工錢，多現的，沒有欠過每一文；但是現在……」她嘆息着，愛一愛她那首眼。「人老了，眼睛也看不見，不知什麼材料麼花樣……」

### 女兒便像葉蕭蒂：

「是的，母親，現在確實和你所說的完全一樣。」

「新取，我說這樣日子也更難過下去了。」

她說着，傷心得連連的搖頭。

這，往往使這朱藻的女兒，感到了無限的刺痛和傷心，有時她想突然的把這種事實，毫不掩飾的告訴她，有時她想抱住她大聲痛哭，但是，她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她不敢經于這樣做。她很清楚，如果她這樣做了，會得到了怎樣的反響，也許這可憐的老女人會自殺的。

「公雞」是當她還是一個毛丫頭的時候，便認識她了。可是，他們底直接關係，却是由「菜

仔店」老板介紹給他的鄰居。

那時候，是在那個偏僻的山村，三角的，當時是季風的，不中不西衣服，足上那一雙木板鞋的安南老鄉和牠有了幾次往來。這個「茶仔店」老板，住在這村里的墾闢，大半數都知道他在「暗探」（註六）默許下經營的這個勾當。

在他底小小的深府府地，他是半公開的允許了農民底老婆和女兒，和中國商人做那淫猥的勾當。爲着他可以從那墾闢墾區底稅價中，取得二分之一的手續費。雖然，他告訴人家，他還是一個聖潔的基督教徒。每到星期日，他還穿着四五里路到鎮上教堂裏去做禮拜。他和村長認做台友，和警察署里的暗探打了交道，他底祕密，雖有時也常給人家看破，但大家都原諒他。

「公籍」在安南人底「茶仔店」里和牠會過了幾次往還後，忽然恨憤憤的想着：「他憑什麼要扣牠一半錢，是房租金？要是我將牠到自己店裏來，不是要減省了一半嗎？」於是，便和牠說明，要牠以後直接到他自己店裏來開會。

慢慢的，牠到我們店裏來的次數，也多起來了。牠常常像一個影子似的，輕輕從店門外她過去，又輕輕的跑過來，直到看見「公籍」向她丟着眼色，或動搖嘴了，到晚上才顛顛的跨進店來。

有米家。

「那文那生意好！」

她照常齊聲說地站在店門外，大聲的叫着，直到我們兩地拉着頭，手裏攪着黏黏的時，裏邊  
她回家去了。

「聽了店外她便匆匆忙忙的直接店門後，她叫『公豬』緊跟着，以極尋常氣憤的低低喃着。『公豬』  
「鬼鬼祟祟着呢。……」

在離開後，他們就在床沿上坐着，低低的說着話。往往沒有經過了多少時間，在店外，我便  
要聽見『公豬』暴風的，生氣的聲。

「錢，錢，錢……」

那女的低低的張着嘴，她底聲調不安靜，聲音漸漸變低；

『公豬』實在是沒辦法，你想我們連塊錢每度也唱光了。……』

「那本……」『公豬』用堅決的聲調喊着，而她的臉面漸漸變着，她低着頭，漸漸變着，漸漸變着，漸漸變着。

漸漸有施舍的。

「但是我……」她低小而羞怯的叫着。『我要陪你睡覺呢……』

「告訴你，」他已從床沿上站起來，準備走了。「預先借錢，是不行的！你要明白前天我給你的錢。你還有兩毫錢沒找還給我的。」

那女孩子，就變得非常的絕望起來，過去的經驗，清楚地告訴她，這已再有商量的餘地了。於是便瀟灑地從兩沿上站起來，默默地問過頭，望店門外走，「公豬」跟在她背後。忽然他就像想起什麼似的把頭轉來，壓在耳朵和鬚的低下說道：

「要錢多晚上來……」

「她低很窮發死了，全身瘦得……」

「那時候在道時我帶着……」

「不……這像……這規矩呢！」

說罷，他很嚴肅的把半斗揚起，她便跟着風去，在店門外，她細心地，向四周看了看，才揚起走了。

晚上，我剛剛把門板插上，她就來了。她帶來了那個小弟，一個半裸着瘦弱的孩子。她把他放在一袋麵粉前站着，然後很柔和的說道：

「弟弟，向老板磕頭，求他給你塊麵包吃……」

小孩子睜大了深陷的，飢餓的眼眼；向老板看着，又慢慢的跪下，磕了一個響頭。

「公豬」從他厚大的「日清」本子（註七）上抬起眼，又拿下架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向他們看着，皺眉頭。

「小鬼，你來做什麼？」他懸厲地問道。

「我向老板要麵包，媽也餓着呢。……」小孩子好像很懂事似的怯怯的答着。說罷，他又似怕說錯了話，便斜過一隻眼去，看看姊姊。她就對他點着頭，而且在嘴角微笑着，好像是說：「沒有說錯，弟弟你說的對！」

我相信那時一定受了感動的。也許他會給他錢，把他打發走。但是由於習慣，或者本能地想越了，旁邊還有我在那兒整理着當日的貨底。他是害怕着在一個「下人」面前失去尊嚴的。於是，便翻下臉大聲地喝着：

「不要來搗鬼！滾出去，他這兒不是教堂。……」

小孩子，嚇得睜大眼睛，噙着鼻子痛哭。想姊姊就堵着嘴，低聲的喘着，把他搗進一邊去，低低的奉承着道：

「不要哭，你先回家去告訴媽說：我等會就帶麵包回去。……」

小孩子溜腳地，用手背拭着眼淚，便快快的走出店去。

在這時，我底心往往覺得非常的焦急和不安。我相信那個孩子一定非常失望的，要不是我在這兒，也許他會交到他姊姊出賣肉體代價的一部份，去換取當天晚上的麵包，把他空的肚子，和那一個老婦人的肚皮充實起來。可是我被工作絆纏着，妨礙了他們，那「公豬」，是時常害怕我竊破了他底秘密的。於是，我匆匆地把事情弄好，便推說要到海岸上去，偷偷的溜出店來，望海岸那邊過去，心想：「什麼時候才回轉來呢？……」

有一天，我從海岸上稍為回轉來得早點，她還沒走。床上凌亂地堆着一堆被單和衣服。她疲憊地坐在那兒，面孔泛着鮮紅，眼里溢着淚，低低的嗚咽着道：

「……我求求你：和我同居吧！……」

「公豬」則在房子裏跑來跑去，不時就暴躁地揚着手：

「我告訴你媽的：這，還不行！我不是看不起你，我也知道愛情是什麼！但是，我不想結婚

……」

我并不要你和我結婚，我知道自己已不配，但僅僅答應和我同居一時也不成嗎？呵！舍救救我吧，這生活我已經不願過下去了；但是，家里人又不能不吃麵包的。……」



「不！這可絕對地不！」

她完全陷入混亂了，低聲的哀哭而且顫着。

這奇異的景象，使我深深地感動了，我恨不得一把跳將過去，把「公豬」一把揪住，然後抽出利刃，望他底肥胖的胸脯插將進去，我想大聲的哭泣着；然而，我都沒有做，我回過頭，又默默的跑出店，望海岸那邊走去。走了好久，在我底耳朵旁，似乎還有她哽咽的哭聲，在低低的響着。

「……這生活我已經不願過下去了。……」

從第二天起，我們便沒有看見她，她是在這村里，在這條街上消失了。到什麼地方？做什麼事去的？誰都不知道。

星期天的早上，在海岸旁，我碰見那個小孩子了。他變得更加瘦弱而且變小了，他底肩上扶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瞎眼婦人，背着上欄叫化子才有的布包，正慢慢的沿一條小路，望鎮上出發。我心裏有點好奇，便朝她們走過去。

小孩子睜大着眼睛，向我怯怯的望着。有一會工夫，似乎也認出我是誰了，便微笑着。

「小姑娘，姊姊呢？」我低聲的問他，跟在他旁邊走。

「姊姊坐牢去了。」他慢慢的答着，望望那雙濕潤的小眼睛。

「爲什麼事坐牢去？」我用不相信口吻問，以爲他故意騙我了。

「警察說她在達賴車站，菜仔店和人家睡覺。……」他感傷地答着。

那瞎眼婦人，把她底盲眼蒙了簾，便用憂傷的聲調神吟着道：

「扶西你和什麼人說話？……」

「媽，一個好東那……」他低低的答着。

那盲眼婦人，沉吟了一會。才嘆息着道：

「以後不准對人隨便隱說。知道沒有？姊姊出來會打你的，她還是一個好姑娘呢。……」

我站着。遠遠的望見那一長列棕櫚樹，慢慢把她們掩沒了，才惘然回轉身走。

註一：幣樹是幣名，每幣價值一元。

註二：「朱細理」店就是洋貨店。

註三：「燒火」卽廚子意。

註四：把那是菲律賓的銅幣名，每一把那等中國一分。

（註五）「菜籽店」是一種賣雜貨的小菜，如上海的香烟店。

註六：公開竄淫在菲律賓是不允許的，祕密竄淫如果被暗探知道了，便有六個月以上的徒刑。

註七：日清是記每天出入的賬簿。

## 大 街

忙亂和不安定的生活，使我從瑪那地又撥回羅沙禮大街了。

這街，古老而且憂鬱的，據說在十幾年前曾是一條出色的大街，但是從一九二九年的那一陣不景氣的怪風從太平洋海岸上襲擊來了後，便日見其荒寂和枯萎了。現在，却成爲一條有名的憂鬱地帶，在這兒常常出沒着一些醉漢，妓女和小偷，住居的人們也很複雜，有美國，英國，日本，西班牙，印度和支那人。在這大街的盡頭，有一個從西班牙遠征軍征服菲律賓時代便遺留下來的教堂和一個高聳入雲的鐘樓，它們驕傲而又莊嚴的在這寂寞的街上兀立着。每當禮拜日早，做彌撒的時候，鐘樓上便瞭然的響着鐘聲，在潮濕的霧氣里輕輕的顫着，從這街而傳播到全峴里拉市。

往往在這時，載滿的運貨車，也開始從鄉間滿載着蔬菜和椰子，蠢笨的，遲慢的通過了。老清道夫沙理老伯底那副囉嗓子的嘎聲，也開始在這寂靜的街心響動了。他是從那潮濕的屋里爬了出來，俯躬着脚到這教堂前莊嚴的對着十字，然後才去執行他神聖的職務。而同時，隔地秒什貨

店的老板，那老年的印度人，要從他底那用木板和凳子臨時架成的牀上吃驚地醒轉來。他輕輕的嘆了二會，嘴里嚼着聽不清的嚙語，又從那一尺見方的向天窗洞上窺望著，覺得該是不早了，於是照着他平時的習慣，敲那牀板，叫「福地——福地了」清脆的吼聲便又在這悶窒的棧房的柔靜空氣中擴散了。那叫福地的印度小夥子，便更從濃睡中吃驚的醒轉來，嘴里夢囈也似的答應着，睜着眼睛向那罩着一層灰白色薄霧的朝天窗上張望着；於是又慢慢的爬起來，從棧房里一步一跛的走出來。老福地和老極吩咐了他幾句囑單的話，轉着身子又睡靜了。

五分鐘過後，福地棧什貨店便開張了。這時，這條發達的大街，迴響着地踏曲着牙子和泥泥的碾碾中，而那淺淡的街燈便在薄霧里爇着它懶松的臃腫。福地這個小夥子，照着舊習慣，便溜到相心巷口站起腳來，張攬着兩條膀子，作起深呼吸來，讓那潮濕的霧氣來溫暖他疲憊的心胸。老清邁去步夏老伯這時已在嘴角咬着一塊從地底下檢來的烟屁股，咕嚕着，鼻孔里噴着烟風，肩着掃帚歐歐的鏗將過來，悄然的站住，直等福地小夥子做完了深呼吸的簡單動作，拍一拍身，想重新跨進店裏去時，才低低的從背後向他打招呼：

「早安！」

福地吃驚的扭過頭去，看是老福識的，於是也柔和地向他道着早，又把他帶進店裏去，指手

劃腿的披談起來。他們會不自然而然的從雨季，椰子的救獲，生意清淡一直談到議會選舉，和美國的海陸空大會操。

時間在愉快的談話里很快地溜走了，已是到了薄明時候了。而在這時，第一個早起的老主顧，德國邊區沙哈諾夫也從一〇五弄里本埠的蛋石途上，大聲的踏著牛皮靴過來，他是住在峴里拉中少數蘇俄僑民中的一個，有一對深湛的藍眼睛，一頭蜷曲的紅頭髮，穿著一套滿染着機氣油垢的黃色工作服，說起話來總是慢吞吞的，也許因土話學的不好的原故。可是他底誠實和忠厚，却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只要你無論那一個會因某種機會而跟他會過面，客氣地互相打過招呼着或點一點頭，以後他會在無論那種場合都里認識了你，而且會和藹地向你打着招呼，在你面前站好幾會，然後訴說着自己底如何忙碌，道歉去了。

現在他已是站立在福利地利付貨店的門櫃外，沙夏老伯向他道了早，而他也真摯回答了幾句客套話，然後，才從袋子里掏出了兩張價值一角的角票，拋在櫃台上，伸出兩個指頭輕輕的在櫃台上動攪着。福地收下了票子，照着習慣從櫃台裏遞給他一包香烟和兩個麵包，沙哈諾夫便倚在門櫃上慢慢吃着麵包，又討了盃沙凍水喝了，用袖口擦出嘴上的麵包屑，燃着根烟昂然地走了。

對於沙哈諾夫，在這條大街上是被象徵為俄羅斯精神的，但是標着上田號的那家日本洋洗舖

在那個親善仁丹藥子的老板，却很表示懷疑，不知或什麼報紙或雜誌上，他得來了這樣的一個常識，他說：「俄國精神，是什麼？先生，是貪婪，愚笨而且老年時得癡癡顛顛掉棍；然而沙哈說這本又是怎樣？……」

沙哈話末是怎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他沒有貪婪，愚笨，也不是酒徒，而是一個謙恭誠實，勤勞謹慎使人驚訝是為造的出色之人。沒人看見過他紅過面，或者在路上跌撞着跑；但是一個有名的西班牙小館，却對土田老板的話，深表不信任，他說：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一個酒徒？在他家里的床底下，還藏有兩隻巨大的杯子哩！」

「上稱老板急的連湯跟也漲紅了，他忙搶着回答：

「那長沙飲家呼嚕芽士代表精神！……」

幾許天月刺來的一天，沙哈錯突可公開的醉起酒了。這一天，大清早他便大聲的踏踏牛皮靴，穿新製的皮鞋店法，街上閃閃異樣的光芒，用手指撥弄說今天他決不上工去，為什麼？這是新租國政府設立年時兩年的紀念日，從清早他便坐著用充齒的幾乎發顫的聲，向大家喊着從祖國歌聲新來，他盡情地舞着在他底他坊的工伴歌連的一本要計誌。五年計劃，生領，提高，集體，品，更和家，別動的事，等一大串新奇的字眼，在他的舌根上顫動着，跳轉着，而緊密的圍住

了。他底人們，便盡顯了吃驚的神氣，低住了頭傾聽，又驚又疑地談論着。沙夏老對忘記了這該是去打掃街道的時候，感動得幾乎要滴下淚眼來，兩地這個小夥子却張大了眼睛。不安的把頭晃動着，而西班牙小偷則搖着他底老鼠眼，低低的說着：「真有這回事？嚇！」終於連巡警松太也從對過街角上被吸引着來了。沙夏老伯慌忙地肩負着掃帚走了，西班牙小偷拋下了一個銅元，買了根烟腳在嘴上點着也從後門溜走了，而沙哈諾夫便站起來，想跨出店去，巡警松太，向他狡猾地看了一下，又惡毒地問道：

「滾上工去？親愛的俄羅斯農民！」

沙哈諾夫着忙的回答了幾句，便跌跌踉踉的跨開步走了。

松太用着銳利的眼睛，把他看了好一會，直至他很快地在人潮里沈沒了，才又回身來向福地查詢幾句什麼，默默的走開。

晚上，十點鐘左右，羅沙離大衙很快便復又沉入憂鬱和寂寞的狀態中了。哈沙諾夫從教堂旁邊跌跌過來，這回他是更加興奮了，幾至他底頭上的那頂破氈帽已掉在腦後而將失落在地底下還不知道，他紅漲着面，嘴角噴出酒精味，用着粗啞而又單調的聲音，哼着少年俄羅斯的進行曲，大踏步進來。兩地不安的從坐位上站立起來，他是在爲着他底老主顧底失常和過度的亢奮而驚愕



了。

這狹隘的店舖里，很快便爲這濃烈的酒精味充溢了，他默默的站在店中，用着迷惘的眼睛向四周看。一會又大聲的唱着，尖起足尖輕輕的按着俄維斯底拍子，和諧的跳着，唱着，隔舍上田洋洗舖的那個留着仁村鬍子的老板，伸出頭來向他望了一眼，輕蔑的冷笑着便又縮進去了，沙夏老伯，也不知什麼地方肩掃帚過來，他那昏老的眼睛也爲這個異國人底亢奮而燃燒着了。

沙哈諾夫是那裏興奮地在唱着跳着，幾至于把四月底矮木凳什麼都撞倒了，他怪樣的大聲向隔地喊着，又揮揚手道：「快活吧！我們底自由的印度公民……」

——接下列低低的唱道：

「新光明堪憐，

已擺盪在這荒曠的平原……」

願魂凍骨徹透吳淞幽存難笑，他是生活在那種的坑洞中看不到光明，也沒有自由。……想着想着於是他悽然了。沙夏老伯也感傷地低下頭，他底心胸爲那從異國帶來的消息所擾亂了，他懷疑地問着自己道：「真的是這樣的嗎？」

突然巡警松太又在櫃台出現了，是這麼的兀突而疾速至，几於使大家都吃了一驚。沙夏老伯

阻快地低着頭，獸獸的肩着掃帚在黑暗中消失了，福地慌張地向他使了個眼色；於是，沙哈諾夫便停止了叫喊和跳唱，頹然的垂着手，好像突然挨了一根致命的襲擊似的，低着頭，跨開步走出店去。

沙夏老伯懷着異樣的心情，不安的在教堂轉角的一個陰暗處站立着，心里獸獸的想道：「他，沙哈諾夫底那本書里所說的話，是真的嗎？那麼，菲律濱爲什麼不去學它呢？……」他覺得這個問題是多麼難懂呀，他必需去向沙哈諾夫問起。於不知不覺便跨開步望一零五弄那方邁過去，一股火般的熱流在他的心坎深處流溢着了。

一切都是這麼地憂鬱而且柔靜，連大街是在睡覺了。

## 歸來

剛剛從四山馬輪船辦進蟹螯，還沒等手頭來得及刷乾淨，老人便連聲響叫起來：「伙計！伙計！」

扶柁沉悶地響着，從模糊中漸漸于清響，終於，咽止不響了。接濟，其一陣低低的敲門聲，房門的自動響開了。在那微微地張開着門縫裏，有一個肥胖的光頭，閃灼着兩隻胆怯眼睛的又黧又胖臉面孔伸了進來。

而老人連看也沒看，便粗魯地問道：「什麼時候有船？」

「到什麼地方去了客官。……伙計微微皺着眉頭，他有點摸不著頭緒，為着習慣，他底嘴已憐憫的張開着微笑，有禮貌而且溫和的。」

「安海山老人簡短的叫着，心裏稍微有點不高興。」

「安海山今天沒船了，明早七點有一幫。……」

「好，好，好，去吧，明早早點來叫醒我，你知道老年人重眠。……」對於伙計們的答覆，老人很覺

滿意，沈默了一會，再也想不出有什麼闊的了，便用手向他一揮，把門砰的關上了。

這時，已經是午前七時左右了，廈門港底天空，罩着一片好陽光，雖然過去的三天三夜，都是捲縮在髒污的輪船底過航旅生活，稍微的使他感到疲憊，然而事實他却在四山馬號靠上港口時，便在一種環境不安和異樣的亢奮中了。有一羣灰色的影子，離開了他已有十三年時光了的，熟稔了的影子，就沒間斷地在他底腦子裏擾亂着，幌動着。有時他會忽地看見一個約三十左右年紀，面孔黧黑而粗糙，身材高大的女人。這女人曾和他刻苦地過了十多年生活，而現在她是遠遠地離開着他而做着生活過不下去，也爲了下一代的希望。她底面孔愁悶地向他凝視着，兩隻烏黑的眼睛，便迸着兩池淚水，嘴脣輕輕的在抖動着：

「沒天良的，你一出門就是十三年，音信全無，這叫我們母子倆怎樣度日？……」

淚珠慢慢在她底深湛的眼眶里，流轉着，滴下了。

爲着內心的酸痛，他懷然地嘆息起來，把他灰白色的鬚頭搖着兩手就不安地把鬚顛抱着，低低的對自己咒罵着：「罪人！罪人！我是一個大罪人！……」

接着一個新的，瘦削的影像把他吸住，他想起了他五歲的男孩來了。那時他是背上馱着一隻

只有兩牛一樣的大小，身體瘦削羸弱，兩眼深深地陷進圓大的眼窩裏，

見了生人，便跟小得汪着兩泡淚，躲在門背後偷偷的哭着。而現在，他該會變了，變得粗大而壯健起來了！在這時，一個樂慶的七月天，也許他正在山坡上，邊轉圈的使用口笛吹着流行小調，邊揮動手中的柳枝舞着，纏着年兒。再不然，就幫着他老邁了的母親，在田裡忙時季忙碌着……

他悄悄的覺得有點興奮，無心插柳，他雖也有對不住她們底地方，但這能單怪他自己嗎？

愁着鄉的人們，誰能不煩惱？誰個不記掛着自己的妻兒？只爲着景氣不好，到處在鬧着饑饉與荒涼？在這巨大的浪潮里，他素蒙同鄉前輩與同儕介紹，才得到在一家商店裏「伙長」的位置，薪水雖然微末，可母由於多年的積蓄，他脫離窮苦來的也有相當可觀的數目了。這回，他是決定捨棄單調的生活，攜帶幾幾年來的積蓄，回祖國來了。祖國會對他失望嗎？家庭，妻，兒，以及所有的親友會對他失望嗎？不會的！他要告訴他們，使他們知道他已和以前不同了！……

下午，隔鄰那艘船來的水幫小伙子，過來招他上船去。他答應了，特別換了套舊西裝。

這兩他們晚上潤德莊去，把幾張匯票兌了，老人用他發抖的手，從錢莊伙計手裏，把整疊鈔票接攏，詳細地查驗張張的數目。然後要一張報紙包上了，用細繩子拴着，揣在懷里，才像半隻眼承的附載似的，先伸出頭來向四週望望，看看沒有什麼可疑的人跟住他，然後才悄悄的走出店來。

家。同行的年青人，也有多年沒回祖國來了，他是七歲時便伴着親屬過去的，他也許是由于生活和敬愛的關係，使他有了一個很可笑的偏見，以為洋樓只有嶼里拉的馬路，只有嶼里拉的電車，和乾淨，甚至太陽更明亮，星星也只有嶼里拉的嗎亮。他想不出嶼里拉以外底事物，他更看不起祖國的一切。

現在，他竟用他吃驚的眼睛，端詳着每一家大店舖，每一條街衢的走廊上設着的小吃攤。終於他底信心有點動搖了，可是由於習慣，他使用憂慮的聲調說着：

「嶼里拉多好，有馬車也有電車，而這兒什麼也沒有。……」

「哦，」老人在想着自己心事，沒得閒工夫去理會他本於是他使他一個在頭里被打了一拳的頑實般的，把嘴堵着，用輕蔑的聲調向四圍發着着，本該用筆去描拉談話，似嶼里門港嶼里門的空氣會附染在他衣襟和衣服上似的。

他們走從一家布莊門口經過，那惹目的大旗幟牌子，被老人吸引了。他便隨隨步進佳園心想：「出來了這些年頭，回去也該帶些什麼給她們。」由於舊習慣和害怕，他更仔細細細地把那牌子，一再的研究着，知道是照碼七折，每天加三，心裏盤算着，倒也是實，便伸着瘦弱的手，昂然踏將進去。

晚上，晉益棧老板海參，替他們這七八個回國的「洋客」備齊了幾碗菜餚，幾口清酒「順風」。老人，正沈澀着在其想裏，他底心沒間斷的在計算着從艮里拉動身起直到現在，他已花去了多少錢。他明天就要走了，他該留多少錢給客棧，雖然照規矩是三塊至五塊錢，但他只想給他們兩塊，如果不行，他準備着說出了許多不景氣話，因為「這都是辛辛苦苦得來的，用了十三年苦工啊！」

老板是一個肥胖的中年人，細着兩隻老鼠眼，向大家親熱地看着，又高高的擎起手中的磁盞兒，恭恭敬敬的說道：

「諸位不要客氣，這只是幾盞水酒，稍稍的向大家表示點意思。……」

洋客們便嚴肅地，從桌子上擎起了盞兒來，擱到了唇邊敲着眉頭喝下；不會喝酒的便低住頭，假裝沒有聽到，兩眼光溜溜的盯着碗盤裏的菜餚。

老人面紅紅的，他覺得有點醉了。傲然地用他慣有的聲調，小伙計看見經理時常用的，那種很快而又柔弱的聲調，從小菜的價值和燒法談起，一直說到了羅斯福總統准許菲律賓獨立，華北事件止，末了，他便感傷得像一隻死了母親的稚羊似的，宣稱着他為生活而苦鬥的經過，這是他底習慣，十三年來他沒間斷過這話的講述的。因為他認為使大家都知道在他底旁邊，還有這

裏一個有價值的人，是自己底義務。

「十三年前，我帶着一隻破包袱，幾件粗布袴，來過這兒。現在，我又回來了。……」他開始說道。當人家正在熱烈地談論着關於廈門港底建築時。

「十三年？」人們馬上便引起注意了。

「是的，十三年，我一個字也沒有寄回轉來。……」

「你家里還有什麼人？」

「她們不怪你？」

「因為我失了業。家中還有老婆和兒子。她們做人都很好，我離開時，兒子只有五歲。她們有「二葉梨田」，幾畦山園。她們沒有埋怨過我，也許以為我死了，也許以為我把她們丟了；但是她們沒有恨過我是真的。……」

「你現在替她們贖了財回來，不就可以補償你從前的過失嗎？」

「我也是這樣想，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你應該先去封信告訴她們說：你回來了。到那時，她們會給喜歡弄得狂熱起來的……」

「我不想這樣做，我要使她們不知不覺地，突然聽見了一陣敲門聲，突然跑出來，看見了，



發呆了，而後爲着過度的快活，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老人興奮着，他底乾枯的嘴唇，就微微地抖動了起來。在那兩隻眼眶裏開始有兩泡眼淚，悄然地流轉着，沿頰邊滴落，他深深地浸着自己的話的感動了。

幾天後一輛黃包車，在不平坦的嶺路上巔簸着，老人很閒適的坐在油布篷下，吸着小烟斗。隨着旅程的逐漸短縮，他底混亂的心，也就跟着在急劇地跳蕩，他深深地被自己美麗的冥想沉醉了——老想着關於那破敗的家園，妻和兒子。她們也許會一聽見扣門聲就跑出來，一見是一個蒼老的，奇異的來客時，會對他表些什麼呢？會來擁抱他嗎？會驚喜得嗚嗚咽咽的幽泣起來嗎？……而他，那年青健壯的兒子，又將會對他表些什麼呢？他會像他母親一樣的嗎？不！他不會。也許他會不認識他，而躲到不被注意的一角去，用驚異的態睛，向他看着，充滿了敵意和不安的。然後，母親用手板拭去了她面上的淚痕，用顫抖的聲調向他叫着：

「阿成你這死屍，還不快點過來，還是你去了十三年的爸爸……」

而他只使用呆板的眼睛向他看着，踉蹌地跑近他底面前，低着頭，悄聲的叫道：「爸爸——」  
老人感動了，沈痛的淚珠在他眼眶裡顫動着，嘴裏低低的對自己喃道：「到底還是骨肉親親。」

……春稻已到了收割時期了，田原赤裸着。在那兒，離開這兒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被密密的龍眼樹蔭蔽着的村子。這村子，曾生長過他，有他底家，也有他底妻兒。十三年前他背着破布包別離了它，現在他又再度的歸來了。

車子顛簸着，停止在一家擁擠着兩堆稻草堆的農舍門外。因了車鈴底鳴聲，逗得那屋子里，就飛跑出一隻花白色的小狗，拾起小小的腦袋，向他汪汪地叫着。老人不慌不急地從車上伸出了頭來，他相信一定有一個老年的農婦，或一個結實的小伙子，已站在門外驚着驚喜的神氣等待着。但是，他一看，却一個也沒有，只是花白狗兒的狂鳴聲，變得更加急了。老人有點暴躁，心沉重起來了，可是很快，他又起來而且責怪着自己：

「你這傻瓜，她們沒得到你底信，她們一點也不知道你會到來……」慢慢的，他底心也因此而變得輕快起來了。接着，他便從車箱里跳下，留着車夫看行李，自己跨着那雙發亮的皮鞋腳，踏上農舍的大門。

他用手輕輕的敲着門，沒有回響。他便再退出來，抬頭周張望着，沒有錯！這農舍，這堆着稻草團的打谷場，這屋門外的石板凳，都是他從少便熟識的，於是便又復跑進去在門前用力地敲着。

終身。他聽見了一陣輕脆的步履聲，一個結着兩隻小辮子，上身裸赤着的女孩子，跑了出來。她兀然地在二重門內，便把步止住，凝着兩隻圓大的眼睛向他注視着。顯然這個奇異的來客，有點使她吃驚了。老人和驚地走一步，剛想張開口問，沒等他來得及這樣做，她便退疾地掉頭，在門內消失了。

過牆約有二分鐘，有一個赤着腳板，陌生中年婦人跑出來，老人有點吃驚，以謂是自己找錯了。但是，當他再仔細地端詳着那農舍，那打谷場，那石板甕時，他覺得一點也沒有錯，他相信他底記憶是健全的；於是，便跑前一步低聲的問道：

「對不起，這兒有沒有一個姓陳的名子叫綉娘？」

「綉娘？」那赤腳的中年婦人沉吟了一會，才恍然地說道：「是不是那一家兩母子的嗎？」

「對了！」老人面上閃着光。

「她底丈夫死在外頭的嗎？」老人暗暗的吃驚着，他剛想嚴正地把她底話糾正過來，却不想那中年婦人又接着下去了。「在三年前，她們已不在這兒了，離着村子遠遠地去了，爲着她底孩子

……」

「孩子？」老人重疊着說，有點絕望。

「她是一個苦命人，」那中年婦人，接着用憂慮的腔調說道：「她底丈夫離開她上南洋，聽說在第二年便死，離開現在也有十幾年了。他丟下了一個五歲大的兒子給她看養着，好容易大了，却想不出費給一隊匪頭路來帶着走。她悲苦着，常常流着淚說：他們把我什麼都奪去了，我還活着做什麼？有人看見她收拾包袱出村去，以後誰也沒有看見她了。」

老人驚愣了。全身發冷，眼前整千萬的火星在飛逝，耳朵裏有千百種叫聲在喧鳴。終於，他感到渾眼睛慢慢的腫脹起來，嘆息着，淚水便像斷珠似的滴下，在衣襟和地上失落了！

過後，那輛粗細的簾簾，又帶着沉悶的叫聲，把老人連帶着幾件行李運載着，從原路悄悄的說出村去。簾簾在車後飛揚着，漸漸地，漸漸地把它底背影吞沒了。

丁。

## 夏夜曲

在林梢上，最後的一縷霞光已消失，殘留着的僅有一小抹紫藍色的虹彩，似隱似現的抹在天邊。

夜使這幽密山谷中的平原，悄靜着。從林中不時飛出一兩聲尖厲的鴉叫，或從對谷透來的村狗底亢奮的吠叫，僅僅這點兒的聲響暫時使山谷活動着，其他再個聽不見什麼別的聲息了。

「七月天的月亮，在森林照着，向山谷下找着柔和的，清麗的月光。在月光下，這時正照着兩個少女，沿谷下的一條橫亘在山坡上的路，匆促地走着。她們是想從谷的這邊的一個村莊，走到谷的那邊的一個村莊，爲了收割早稻事情去通知一位親戚的。那處這谷中的農民們的生活習慣，人家在農忙時，可以找甲家幫忙；甲家農忙同樣的場合也可找乙家。這樣他們就誰也不用不着去請短工了。」

當這谷底下的路走完，她們入了村，就看見一堆堆地聚擁在穀場上的農民們了。按照這谷中的習慣，他們是有身份的，年紀和角頭上的分別的，一個地主不會到農民的堆裏，道上一個角頭

的人，也不會走到另一個「角頭」里去。他們除了談論着年域，愁苦，嫁娶，迎神，賽會等問題外，還有兩個爲谷外所沒有的習慣：談鬼。

這成了這山谷中的統治者，已經已經有三四代人。小孩子從他底父親嘴里聽見了鬼，大了，成人了，又把它帶給他底孩子。他們這裏一代一代的繼承着，而使這山谷充滿了鬼氣。

她們所要找的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婦人，她正滯留在二羣農民中，沉靜的聽着人家講述一段關於鬼的故事。

「我們一定去，告訴你母親，用不着擔心。」

她低聲的這樣告訴她們，同過頭去又向着那位中年農民嚴肅的問道：

「那麽後來呢？」

「沒有！沒有了！」被這突然到來打斷故事的講者，很不高興的回答着，伸手去裝他菸袋里的烟。

一個留着鬍子的老農民，不管人家是否同意，就自動接下去：

「據說，在二十七八年前，府城忽然起了革命，民衆伴着革命黨，徒手攻陷城門，就直趨提督衙門去。」

「番那兒，滿兵無抵抗的投降了。提督被捕，打着五花大綁，押解上十字街，受了他該遭受的刑罰——砍頭。」

「就在提督被扭着辮子上綁的那一刻，提督夫人却投井自殺了，還帶了她三歲的幼孩。」

「諸位靜聽，原來在提督衙裏有一口井，大家都叫它做龍王井。八角形，丈四四方寬，有無底深度，與瀋陽江通聯，相傳海龍王的行宮就設在這里面。」

「關於提督夫人投井事，隨着年月和提督被砍殺的事，一齊在衙坊里卷被忘記了，誰再不去想他提督了。」

「這口井二十個年頭過去，這提督衙荒蕪了，又經過了幾次折毀，就成了廢墟。龍王井像一口小小的無底深潭，裸露着。在這時，有一個傳說，使人想起了提督和他底不幸的夫人。」

「這過往的人們，（注意，那邊雖沒有人居住，却有一條通往的路。）聽到了聲音，一陣嬰孩的哭叫聲從井底發了出來，散發到這提督衙的金殿牆上。開始是七個賣柴草的鄉下人聽見，慢慢就到了所有過路的人都聽見了。」

「過日子一久，在軍霧的早晨，或者黃昏，從那兒經過的人，不但聽見了聲音，還看見在那青蒼石井臺上坐着一個年青的，貌美的，着桃紅衣服的女人。她底頭髮像青絲一樣地披在頭上，

撒滿了地，隱隱浮着青色的光，微笑着，向過往的人頻頻招手。在她懷裏，就掙搦着那個哭叫了的嬰孩。

「但是，當人民靜靜地是觀望時，而她又像影子一樣的消失了。」

「這事一直到有了三個鄉下人被叫去替身，才被填滿了，才沒有……」

老人把手擺動了一下，把故事結束。寂靜把這小小的集團統治着。

「要是我能够看見那穿桃紅衣服的女人，」他實在，暗暗的在肚子裏這樣想。「一定不會受迷的，因為事辦人們都知道她是鬼變的。」

「無論怎樣說來，還是可怕的，那迷人精……」

老人也還繼續在想着。他已經信着這故事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了。

寂靜繼續下去……

她們沉靜的，聽着，覺得很不安寧。就站起來告辭着走了。但是還沒走出村子，就被另外熱人扯住了。

「我底姪姑娘，難得你們過來，坐下玩玩！」

一個已經婚了八年，新近才當母親的山谷婦人，這樣親熱的叫着，把她們扯住，便坐下在凳



子上。但在另一邊講故事的，並沒有因她們底到來而被打斷。

「那麼說吧，」公衆同聲說着。

一個長頭髮的青年，從他嘴角拿開菸袋，故事就開始了。

「一個年青的女人，嫁了一個年老的丈夫，因為他不愛他，不斷的受酸辱而變瘋了。

「她生活得很壞，他不給她飯吃，故意拿臭爛的東西給她。因此常在半夜三更，從丈夫睡死了的身邊悄然離開，拿着把長竹竿，朝村外的淡水池奔走，在那兒，有漁人小子（不要笑，他原本就是這名字）下好的浮釣，她在白天就已看清楚了。

「到達了池邊，她就用竹竿去鉤浮釣，一個個的尋出來，直到把所有釣上的魚都弄到手了，才回家，在乾草房藏好。等待第二天丈夫出去耕種，好拿來燒吃。

「開始，小子很是苦惱，他一點也想不出這事是誰幹的，後來無意中發現她從屋子裏，拿了整條魚骨頭去倒在垃圾堆上，才明白是什麼人偷的，於是，就去找她底丈夫。

「結果她被毆打了，是一個從來未有過的兇毆。

「被毆打的當天晚上，她失了蹤跡。三天後，從那淡水池里浮起她底屍體。

「這事發生後，村里就從沒安靜過一天，淡水池里不斷的有人看見她底影子，在水裏翻筋斗

，發出破銅一樣的笑聲。

「在漁人的小屋，（他是一個人住的。）小子差不多每晚都要看見她，赤身裸體，頭上披著散髮，從池岸爬起來，在田野飛跑着，一邊發出淒厲的號哭。臨近了他底窗，就伸進毛蓬蓬的頭，向他瞪視着，而且發出尖長的哭號。

「他不安了，白天像癡子一樣的失魂落魄，到處亂跑，晚上用厚被窩罩住全身，耳朵塞着棉花，但他仍聽見那聲音，看見那毛蓬蓬的頭。……」

「終於，有一天他底屍體也在這淡水池里浮上來，聽說這小子現在正代替着她，騷擾那村子……」

青年咳嗽着，把故事結束了。

月亮由明亮而淡淡而模糊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飛來成片的雲塊，把它遮住。

從遠遠的山脚底下龍眼樹叢，發來了樹葉哆嗦的聲音。——風起了。

這一切都很快變化的變化着，她們中最大的那位姑娘，本來是有名大胆的人，現在也被迷惑得抖抖索索地不安起來了。她開始悔恨着不該在這兒拖延時間，聽這可詛咒的故事，在她腦子呈不

斷的湧現出。那赤裸的肢體散髮的鬼影，不斷的聽見那淒厲的號哭聲，甚至於連台頭去賣一看聽

罩在山谷下迷濛在月色里的田野的勇氣也沒有。她害怕着會看見那在田野里，邊號叫邊飛走的鬼。

「回去吧，時候不早了！」那新母親拍了拍她們底肩膀說。到這時，她們才開始注意到場的人已紛紛地帶着板凳退走了。

天上的雲塊越擠越多，四周昏暗起來了。

在山谷下躺臥着的田野上成熟了的禾穗，前前後後的搖擺着，發出了嚓嚓的響聲，這聲音那麼清淅，陰沉，使她禁不住想起了剛才的故事。

「這種天氣變得這樣快，不是偶然的，內中一定還有什麼變化，說不定是那水鬼在顯靈，講那故事的青年，這樣會講得動人一定也帶有邪氣，一定是水鬼變來迷人的。……」

這樣想着，她更加恐怖起來，甚至於懷疑背後有跟蹤的脚步聲，她們走得快，它也跟着走得快，她們走得慢，它也跟着走得慢。

「回過頭去看看吧！」

她告訴了自己，時常想抑制着自己底感情，回轉頭去看。但當她剛想下去了決心，却又懷疑起來。她相信着要是回過頭看，一定要看見那鬼影無疑的。

她底同伴，十五歲的紅緞，甚至於比牠還糟，她在村里是以胆小出名的。由於神經的過度緊張，她甚至於看見在田野里，朦朧的月光下，有一個通身發光的影子，它底青綠般柔長的頭髮在風中飄起，在她們面前朝着相反的方向撲過來。她拉緊她的同伴的衣角，恨不得地下立即要開一個地穴，好讓她躲進去。便低弱的，恐怖的叫着：

「阿娟……」

「什麼事？」

阿娟也用發顫的，混亂的語調回答。

「你看那……」

「看什麼？」她故裝着鎮定的樣子。

「我怕啊！……」她傷心的嗚咽起來了。「那兒。」

「瞎說，那兒有鬼！」她像安慰自己似的說着。

「你還說沒有，在那兒。……」

風迎面吹來，栽倒了田禾的海，發出了很響的聲音。

可憐的鬼影子，朝她指的方向看去。不錯，在那兒地方，不遠的有一個白影子從山谷上蹣跚

滑過來。

「現在碰見了鬼，我們什麼都完了！」

她着急的，悲哀的告訴了自己。因了過於激動，甚至使她連足步也舉不起來。那路程現在她們面前的，已變得無限的遙遠和冗長了。

那白影子下了山谷又從一個斜坡轉過來，就在她們背後默默的走着，他是一個矮小的，走路像螃蟹張開兩隻腳子的青年。

三年前，這山谷來了一羣台灣人，搜查種蔗，開鑿廠，他才被從城里請來做看蔗人。他原來是一個大兵，現在退伍了。

看蔗人不只一個，還有一個是守在更寮里的。

他在這躊躇着的一對人背後走着，爲着想看清前面走着的是什麼人，就跨大了脚步，而且不時用嘴巴吹着尖長的響哨。

「慢，慢走！」

當他看清了面前走着的，是一對搖擺着小辮子的農家姑娘時，他就這樣叫着。

她們恐嚇地把脚步放慢了，他趕上兩步。

「你們那兒去？」

他愉快的微笑着。

「我們……」小姑娘同樣胆怯地對她看着。「你是人吧？……」

「問得奇怪！不是人難道是鬼！」看蔗人快活的大笑起來。

「我們剛剛看見鬼的。」

「鬼！是的，這兒常常有鬼。你們這樣走着不怕嗎？」

小姑娘們同時打起了冷顫，對看着，又把眼光移到看蔗人身上。

「你底話是真的？」她們怯怯的問着。

「爲什麼不是真的呢？我常常看見，有水鬼，有吊死鬼，還有……」

「別說了吧！」小姑娘們恐怖的要求着，掩住耳朵。而在她們底心中却同時生了這樣一個思想：「要是你送我們回去就不怕了。……」

這思想越來越變得堅決起來，忍不住從她們嘴里飛出來。

「送你們回去？」他沉吟着，心里在打另一個算盤。「可以的，要是你們肯跟我到我屋裏去一會。你看，它就在斜坡上，不遠。……」

說着，他指了指築在斜坡上，在這時正透着一縷燈光出來的更寮。

「你不騙人？」

「大丈夫說一就一！」

「好，我們跟你去吧！」

一個高壯的，全身生着粗毛的人，出來替他開門。他們把這兩個小姑娘放進更寮，就互相扯拉着到外面低聲的商量一會，然後回轉來，毛人把門拴上了，矮人熄滅了燈，就朝吃驚的站在那兒的小姑娘奔過去。

雨瀟瀟地下了，敲打在茅屋頂上，發出了嘹亮的聲音。從陰暗的，看蔗人的屋子，飛射出來的幾聲急遽的哀號聲，可是很快的却混在雨聲里消失了。

一個鐘頭後，雨已經歇了，月亮從雲團里露出了半邊面孔。

那兩姊妹伴，被趕逐似的飛跑去看蔗人底更寮，朝歸家的路上蹣跚着。在這時，已不是鬼影使她們恐怖了，而是另一種羞怯的痕跡刺痛着她們。

## 海的故事

海，低聲地嘆息着。

柔美的朝陽，照在深藍色的海波上，閃耀着銀色的鱗光。

海在寂靜里兀立着它闊壯的肢幹，四周輕漫着溼潤的薄霧。

老禾公公微微地閉住了他那倦怠了，淡紫色的眼睛養着神，一會兒又慢慢的張開，把煙斗里的殘灰敲掉，滿裝上一斗悠然自得地抽着，鼻孔里噴着兩股灰色的烟圈，他輕咳着潤滑了喉嚨，便大聲說道：

「這故事是發生在二十年前（那時我還年青），一個秋末冬初討咸魚季節的時候。我們同伴的

一共是三個，都是年青，誠實而且勇敢的，揚着帆也跟人家一樣從村里出發，望舟山島去了。

「我們一路子滾停地望那浩濛，闊壯的大海走着，過着快樂而又年青的生活。你說那會單調嗎？不！年青人，海，對於年青漁夫們的感覺是美麗的！別看它儼野默般的魯莽，粗野，在它那慈愛的母胎里，孕育着人們的幸福和希望哩。……」



「日子就這樣偷偷的過着。一天，西北角的海面上突然天崩地裂地起着風暴，接下又是傾盆的大雨；於是，我們底不安和麻煩便來了。」

「海，像」一隻發怒的野獸般吼叫着，波浪隨着風暴高躍在半空，像在廣原里站立了無數尖稜的峭壁。我們底船隊受了襲擊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便各自拆散。」

「海，年青人，那時比現在浩闊着哩；激怒起來也就比現在利害多了。」

「我們急想找一個海岸躲避；然而，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底帆已經受了殛擊破毀了，而海的激怒又是沒停止地跟着每個時辰增加……」

「我們焦急着；然而，却一點也不懼怕和驚慌。年青人，一個在海島里生活慣了的漁夫。遇見風浪算不了怎麼一回事的。天在頭上，我一點也不撒謊，那時我們着實很安靜，安靜得好像有人向我們保證：海是慈善的，年青人，牠不會，絕對地不會，張開闊壯的口吞沒你們！」

「我們便這樣隨着激怒了的波濤漂蕩着，各人使出了自己的氣力跟這殘酷的命運格鬥。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過了三天，那時大家都疲乏了，好像整整過了一生沒會好休息過似的。於是悄悄地，悄悄地大家就不知不覺的睡覺了。」

「我們死了般的睡覺，年青人——是這樣，一動也沒會動過，失了知覺似的睡覺，誰也記不起

自己處的是怎樣的境地，誰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日；於是在一天，像現在這樣舒適而又美麗的早晨……」

老禾公公突然停止了他底動人的敘述，掉頭向晴朗的天空和恬靜的海面。鄭重的搜尋着，又沉沉的吸了幾口氣，似想從這清新的朝氣里，發現和他底故事有關的什麼氣息似的。

「在我們的這三個同伴中，其中有一個闊嘴大眼的，不知怎的醒轉來了，他偷偷地爬出了破碎的篷底，突然吃驚的呼喊起來：

——天阿，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被他這麼嚷着，也從夢中驚醒過來，大家心搖意亂地爬出篷底，心想：這回可出了什麼了不得的又子了。可是，祇一會兒，我們便變得非常快活了。年青人！你想這是怎麼一個使人驚嘆的事哩；我們底漁船被擱淺在沙灘上，一點也沒曾被損壞！暴風雨像夢般的退了去。天上露着一顆美麗而柔和的朝陽，湖水偷偷地已不知道退到那兒去了。

「我們狂喜着，便大聲的吶叫，歡唱而又喧笑起來，為什麼呢？誰也說不出，怕只有天才曉得。祇一剎那間，便什麼都過去了！新的不安和憂鬱開始襲擊了我們，因為我們底糧食已經吃光了，這使大家感到非常憂慮。

「可是，我們又不能白白的看大家都餓死；於是經過了一番磋商後，大家便決定了我與另外一個同伴，上岸去找尋食物。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的漁船被擱淺的地方是在海岸上，而海岸上常能找出村莊和市鎮的，那麼我們便得救了。

「沙灘寬廣而又靜穆，一片黃沙在太陽光底下靜靜的閃爍着。我們興奮極了，跨開步，認定了方向跑去。爬上了荒涼的海岸，一個新的，奇異的境域，便在我們面前顯現：好像一幅繪畫樣，原來在海岸上就是一片竹梢樹木的大草原，荒涼且而寂寞，好像是一個無人的荒原。我們不禁暗地里叫聲苦，然而誰也不表露出來，卻極力忍耐着不叫自己失望。我們仍自信這決不是一個絕無人跡的荒島，祇要我們耐心地尋找，也許不致于完全失望的。於是我們便悄悄地穿過了許多小樹林向那高處跑。

「飢餓和焦急使我們感到疲乏。我底那個同伴已經開始喘氣和顫慄起來，豆大的汗珠從他底額角滴溜着，連聲叫道：

——我走不動了！走不動了！……

「於是。我們便走到一叢松林下坐着休息，大家沉默着，各自在想自己的心事，好像世界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了。

「在這樣難堪的靜穆里，我們過了好一會，我底同伴的眼睛突然閃亮起來了，他跳野人無似的跳着，叫着：

——有救了！有救了！天啊，這是怎樣個難得的機會……

「我吃驚地望着他，幾乎要懷疑他已變成瘋子了。他站着，仍是兀自叫着，跳着，滿面紅光，一會扯我底肩膀，一會又用手指着遠遠的地去，我仍是莫明其妙，一點也不明白什麼東西驚惑得他這樣利害。他變瘋了嗎？不！年青人，他是我們影子中最聰明最誠實的一個哩。

「他似乎也看出了我在那兒弄不清楚，然而又等不得說明，便一把扯住我邊走邊說道：

——跟我來！天啊，這是怎樣難得的機會……

「我們不顧一切的望林中奔走着，突然一聲尖叫把我們都停住了，我吃驚地站着向前凝望。你相信嗎？年青人！就在這時，差不多是在同一剎那間，離開我們不遠的矮樹叢里，像被人丟出般的跳出了一個穿黑衣褲，頭紮花紋頭布，只有十六七歲模樣的小姑娘，一個美艷動人的年青姑娘。她驚慌地丟掉了她手里拿着裝滿了野菜的竹籃，尖聲叫着便向前狂奔起來。我們都立時着慌了，我不禁埋怨起我底同伴來：

——弄糟了！弄糟了！都是你這魯莽鬼，媽媽的！別叫人家誤會了才好……

「我底同伴靜默着，一聲不響，他底眼睛發呆似的死死盯住那奔跑着的小姑娘，一會又把兩手捏成圈放到嘴巴上，大聲的叫道：

——小姑娘莫走，我們都是好人，是迷失了路的漁夫！一會又露出粗笨的笑面向她招手。

「這有什麼鳥用？我憤憤的想着。可是那個年青的姑娘聽到了他底話，却居然也把疾馳着的步伐停止了，神氣惶惑的掉過頭來，把用難以信賴的神氣向我們端詳着。我底同伴似乎也復興奮，他露着粗笨的和驚的笑，向她招手，又重新聲明了一遍：

——小姑娘莫走，我們都是好人，是迷失了路的漁夫！……

「她似乎也看出我們并沒食什麼惡意，才用她那沮喪而又羞澀的步伐走回來，在地下檢起竹籃子，我們幫着她拾起散落在地底上的野菜。我底同伴懇切地放低了他魯莽的聲音說明着，我們是什麼地方人，怎樣從村里出來討漁，遇着了暴風雨便迷失了途，一直在大海里漂蕩，不知不覺地便漂到這兒來，爲了糧食斷絕了，又不知道從這兒到家鄉去怎樣走，所以想在這海岸上找一找村莊或市鎮，設法弄點吃的東西，和問明回家的途徑。

「她一直用着真摯的態度，傾聽了我底同伴絮叨地把自己底不幸敘述着。最後她才微微地笑道：

——你們找錯了，這兒不是鄉村，是個沒人住的孤島……

——那麼你爲什麼住在這兒呢？

——我嗎？她低下了頭沉吟了好一會，用着她那迷人的黑眼睛偷偷地向我們窺伺着。……

老實告訴你們吧！這兒住的祇有我們一家……

——那麼怎麼辦呢？我底同伴向我望着，一會又向那小姑娘。小姑娘，你能不能替我們設法弄點吃的？我們已經三天沒點東西下肚了。

——我作不得主，要問爸去。她低下頭看着她籃里的野菜，又牽起衣角嚙了一會。你們願意跟我來嗎？我家就住在這兒不遠……

「於是我們便跟着她到她家去。

「我們被引進了一條通林中的小道，四面滿是樹木，陰暗而又潮濕的。小姑娘是一個真摯而嫻雅的女人，走起路來非常地輕巧而敏捷，身材適中，面目秀麗，在山野中很難找出像這樣一個好看的女人的，然而我們畢竟找着她了。

「我們在沒間斷的林蔭下走着，將約有一里路光景，才在一所小茅舍外停住。這所茅舍，也是建築在林蔭下的，低矮，灰暗而又潮濕，屋外的四周滿圍着藤蘿。也許是年代久遠了吧，牠已

有點兒坍塌。

「小姑娘叫我們在外邊等候，自己便輕輕地推開了茅舍的木門，放低着步聲走進去。在里面，接着我們便聽到了一陣高亢的和柔細的聲音咕叫着，一會小姑娘便帶着一個身材魁梧，頭髮和長鬚鬚同樣蒼白的老人出來，小姑娘柔順地瞪着他底和羈的面，指着我們道：

——爸爸，就是他們……

「我們懇切地向他走過去，道着不是，并把剛剛對那個小姑娘的話，重新敘述了一遍，接着又說明道：我們底漁船還擱淺在海灘上，不信老伯伯可以跟我們去看。

「老人露着親熱的笑容，滿足地用左手摸着他的銀白的長鬚鬚，用他高亢的喉音笑道：

——我爲什麼不相信你們呢？請進屋裏去吧！祇要老漢能够做得到，我很願意替你們幫點忙

.....

「茅舍裏非常狹小，一共是小小的三進：一個客廳，臥室和廚房，布置雖很簡單，但却很有條理。正中放着一張桌子和矮凳，四周的牆壁全是用竹片和禾草編成的，和臥室分開。正壁上懸的是一張闊帶爺的神像，神像祇一旁掛了旗鳥槍，一旁便是火藥袋，在幽暗而潮濕的角落裏，還放了一些簡單的農具。一切都現得很沉悶，從向天的窗洞里射進了一股晦暗而微弱的光。

「我們被請坐在一條家製的，粗糙的矮凳上，小姑娘進去捧出茶來放在桌上，便退到一邊靜默的站着，用她那烏黑的烏珠子凝視着我們。老人遞給了我們茶，又用他那高亢的聲音客氣地說道：

——我們是山野人，沒有什麼好東西請你們，莫見怪……

——沒的話說……我們齊聲說着，站起了半身。

「於是我們便喝着茶，我那同伴沒等把茶喝完，又焦急地重新把我們底不幸和請求覆說了一遍，老人真摯地傾聽着，又大聲笑起來，聲音好像一只古寺的晚鐘，尖厲而又洪亮的。高高仰起頭，把兩手向左右一擺，表示他一切都知不要再說的意思。

——莫着急啦，和大風浪拚命了這麼幾天也該休息一會兒，爲什麼就要急急地想走？你們所要的東西我都負責替你們設法就是了！……

——老伯伯的好意，我們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是，不過在海灘上還放一個同伴守船，恐怕湖水一漲又要叫他麻煩。我底同伴不好意思面紅地囁嚅着。

——噯！這倒叫我忘記了你們剛才也說過的，該死！該死！到底是年紀大了，記性也就變得壞，……船上還有什麼東西嗎？老人直從坐凳上跳起來了，他不安地向我們詛咒着他自己記性



之不行。

——沒有什麼，祇有幾十斤在路上釣的鮭魚。

——那麼，好！麻姑你和這位叔叔到海灘去把那個同伴也帶來！……就是這兒休息一兩天，等東西備辦好了再送你們走吧！我們同時點着頭。

「老人用尖銳的沉靜的眼睛，送走了麻姑和我底同伴，便又掉頭望一望壁上肅然靜坐的關帝爺像，然後向我親擊地說道？

——這兒的生活，你們許會過得很不耐煩吧？……

——不！我相信我們會過得很好。

——這恐怕不是你心里想說的話吧！他說罷又把身向後一仰，哈哈的笑了。

「我們相對地沉默了好一回。突然我為一個疑慮愣住了，我想：在這個荒涼的孤島上和外界簡直是隔絕，他們父女兩個怎能生活呢？然而又不好意思去問他。於是便緊鎖了眉頭，心想：假如遇到了什麼三長四短，我們三個也不怕他兩個哩。不禁又胆壯起來了。他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疑慮，便嚴肅用他底愉快的聲調說道：

——你以為在這樣地方我們不能夠生活嗎？不！我們生活得很好，除了麻姑這女孩子外，我

還有兩個男孩子……

——他們都在城里做事吧？

——不！和你們是同行的……

——那麼老伯伯從前也是幹這活計了？

——是的，直到三年前我一直是在幹這個活兒的，說起來，頭頭屑屑也有五十年左右；可是自從在家鄉爲釐金稅的事情，我那兩個大的到底是年青人，憑着一時的火氣，誤殺了兩個聽差的，站不住腳，連夜搬到這兒來住，便沒再做了。我現在也嫌太老了，這活兒祇有讓你們年青人去幹的——你說是不是！

「我肯定地點點頭。」

——老伯伯說得對，那兩位公子也起家立業了？

——那兩個大的已討了親，小的二個還沒有。不過近來年頭壞，我這麼大的一個老身還能替他們盤算什麼？這祇有叫他們自己去了！

——他們常不在家吧？

——是的——他們常不在家，有時送些柴鹽油米和一些零用的東西來，才勉強住上一兩天，通

常是漂流無定的。除了和這兩個孩子有時住在一起外，我已三年沒和外界的生人接近過。其實我也老了，和這些世事人俗麻煩不來，自己一個人住在這兒倒也清靜。想不到一陣大風雨又把你們送這兒來，使我又能够接近點外界的生氣，因此我很覺得快活……。

——老伯伯真是一個好人！

——那兒來的話，古人說得好：患難不相救，哪是真君子！我雖不是箇什麼真君子，但我却極願意替人家幫忙。

「他說罷了話又仰着天，張開大口笑起來了，邊用手摸着他那直垂胸際的銀白鬍鬚。」

——老伯伯在這兒每天總很空閑吧？

——倒也沒什麼，不過有時伴着麻姑這小女孩子到外邊去闢些田地，種點日用小菜，其他的時間便是走到海灘上去打海雁。我老了（說到這兒他又用手去摸了摸他那銀白的長鬍子）在這僻靜的地方住下倒是合適的；不過她，這個喜動不好靜的小女孩子可受不了，她老是吵着鬧着要我送她找哥哥去，他的哥哥又不願意她離開我，朋友！你想我這樣老邁了的人，單獨住在這兒怎能够生活？

年青人總這這樣的！我低聲的插着嘴說。

「就在這時那個叫麻姑的已帶着我們底同伴來了。老人似乎變得更爲年青和快活了，他笑着從這屋里跑進那屋里，從那個屋里又跑進這個屋里，似乎我們就是他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似的。麻姑帶着竹籃摘野菜預備好供我們下飯去了，我們便自己下廚房去燒飯。

「我們就在這樣快活的氛圍里生活着，兩天很快地過去了。第三天我們備齊了一切需要的東西，由老人指示着航行的路線回家。」

「離開了這樣一個和藹，快活而又慈善的老人，誰都覺得心里有點悵悵不安，似乎失掉了件什麼重要的東西似的。但是，我們又不能不回去，你要知道，年青人！當我們三十六村漁船遇到不幸的消息傳到了家鄉去後，家中的父母妻女是會怎樣感到不安啊！

「臨走時，老人送我們到海灘上緊握住了我們底手，嗚咽的說聲：

——年青人！珍重你們底前途吧！

「我們底淚珠便涿涿的滴下，他把頭沉重地搖着，那灰老的眼睛也失落了兩三顆淚珠。可是他極力忍住了自己感情激動和嗚咽，放鬆了我們底手。望海灘上一揮道：

——好好地地在你們的世界裏生活着吧！我是老了，人們早已把我丟棄，祇有伴着這荒島過一世人的份兒……。

「說罷了話，他很快便在林叢里不見了。」

「回了家，村里突然流傳了一些關於我們的可笑消息：說我們在死險中遇到了神仙，於是又復活了。三十六村的漁民聞聲都跑上我們底村子來，圍着我們問長問短的，好不叫人厭煩。其實，年青人！就在那一陣暴風雨下，三十六村中便增加了一百多個新寡婦，你說這是怎樣可怕的災難呢！」

「從此，我們便再沒機會去看那個快活的老人了。這事過後的第三年，一天，老板叫我上縣城和鋪行老板接洽一批板魚舖的生意。早上進了城，便風聞官府進勦海盜，斬獲要犯首級一顆在府衙口懸掛示衆。和行里交涉完了，剛是午後，吃過午飯，我便跟人趕去府衙口觀看，到底是怎樣一顆海盜要犯的首級？我那時真不敢相信自己底眼睛了；我幾手昏倒，想搶上前去抱住它悲傷的痛哭一頓。年青人！你以謂那真是什麼海盜要犯的首級嗎？它就是那個快活老人的頭啊！」

「我回了家時整的哭了兩天，我髮惑着；他真的是個海盜？然而，人家爲什麼要去殺害他，這個不幸的快活老人，直到了現在還是弄不明白的。」

老禾公公淩然的墮下了淚來，便不言語了。我低聲地報告道：

「已進了海峽了！」

他才囁囁地答道：

「那麼請上了樓吧！」

## 鄰家

爲着生活不安定，我又搬家了。

這回搬的，是一所寬大得有點近于空虛的弄堂。房子是紅色的，紐約摩天樓式的建築，爲着巡捕禁止小販，叫化子由這兒出入，就到了平常時，也是絕對安靜；除了不時偶然傳遞過來，敲門聲和汽車的喇叭聲。

我住的是二樓亭子間，在三樓也住着人，是一個服裝華麗，行動近于謔語的少女。由扶梯頭個和我碰見，由于她底裝束，和溫雅的舉動，漸漸的就引起我底注意。

「一個人住在這兒？」

「是的，一個人。」

「什麼時候搬來的？」

「已經好幾個月了！」

「做什麼的？」

「不知道！」

房東的娘姨常常進來替我打開水，有一天，我再也按耐不住不向她發問了。但，她沒有完全滿足了我底要求，除了一些摸不着頭緒，毫無邊際的話外，我又能够更具體的知道些什麼？好奇心悶塞着我，使我變得焦煩起來了。

因為我還時正失了業，除了吃飯外，我差不多是整天都關在屋裏，對付着書本。仔細的注意她，也和我沒有兩樣，甚至於連談吃飯的時間也沒見她出過門。不同的是有一種輕鬆的，有節奏的腳步聲，從她底地板上逐漸下來，整天的都沒有間歇，這使我深深的惱怒着，因為它擾亂了我震盪的神經。

每晚，從飯館踏着春天的黃昏歸來，在後門我抬頭仰望着，窗子是寂寞的，從黑色的玻璃映出室內的沉寂與淒涼。

「她回去了！」昏暗的，我告訴了自己。

黃昏消逝，而夜却變得更加靜了！

春夜是惱人的，微風帶來郊外的花香。

書本把我底精神侵蝕着，我需要休息。然而，我不能好好的睡着，直到夜半，直到一二點鐘



的時候。在半寐的狀態中，我會聽到一陣熱烈的重擊，從弄臺口直傳過來，於是在最切近的地方停住，接着是把輪匙伸進鎖孔的開門聲，一陣既驚且慌又急遽的腳步聲，從撲梯底下直響起來，直到三樓頂才突然噤住。

我底心境變得脆弱極了。屏息着呼吸，全身像黏在床板上似的，默然不動，集中着精神傾聽，從熱水瓶里傾倒開水，脫去身上穿織的某一部分，在我都是清晰而有深意的。

有一陣短促的，淫猥的歌聲，從她底細膩的唇邊流出來，慢慢的又跟着燈光熄滅了。

「現在她要睡下了！」我想着，意識着自己覺變得朦朧了。

一星期後，我發現了一個穿着雙腳西裝的中年男子，從我底房門口走過，到她房里去。不久，他走了。過後：差不多常有人三五成羣到那兒來，間也有幾個穿得不甚闊綽的女人。當他們都集羣在門外聽下轎子走進去時，我就聽見一陣泛濫着的歡笑聲，於是又是延續了幾個鐘頭的談話，話聲有時高得到爭吵的地步，有時低微得連每個音節都模糊了。

當談話結束後，他們又像來時一樣匆匆的走出去，在路口散開，消聲匿跡轉角處。

我差不多要肯定她是一個過夜生活的人，但是過後我總有點猜疑自己底揣測；因為這些行蹤匆促的客人，多少是值得猜疑的，說是竊賊吧，總不能這樣成羣結隊的來，說是朋友吧，起碼

也得有幾個成點樣。真的，對於她我真有點摸不清了。

有一天午後，完全出於意外的，我被一陣輕輕的刺味聲驚醒了。回過頭去，門縫裂開。在門外站着一個身材瘦削的女人，和往前一樣，她底颯細的唇邊露着寂寞的微笑，兩隻烏黑的眼珠叮叮的直凝望着我，

「對不住，吵擾了你。……」

她底薄脣輕輕的顫動幾下，就流出幾句含糊的，不十分純正的普通話。

我從坐位站起來，失措地向她張望着。

「你先生也許會認得我的。」她移步進來介紹了自己道：「就住在這三樓亭子間，叫芳子。」

……

我像給人家澆着冷水似的，打着幾個冷顫，覺得用這樣笨拙的姿勢，站着是不該的；於是便也堆下臉，露着笑容：

「是的，我認得你，請坐吧！」

說着，我拖了一條橙子遞給她。她坐下了。靜默地運用她底稍微有點突起的眼睛向四周張望着，過了半會，才從身上拿出一個白信封來，悄悄說道：

「我想借你的鋼筆用一下，不知道你肯不？因為我自己的那一隻，剛剛在地下打壞了。……」

「不用客氣，要寫就拿去，橫直我現在也不用它。」

我謙虛地從桌上撿起鋼筆送過去，她用手接着，也就站立起來。

「再坐一會？」

「對不住，已經吵了你了！」

說着，她點點頭出去了。

門微微的響着，又關上。

這之後，白天，在非常無聊的時候，她就常常到我這邊來，有時是爲了借閱書籍和報紙。有時只是把它做個引子。開始她只是隱隱的，探索地和我談些不關緊要的問題：過後談話就漸漸的牽聯到國際經濟政治問題上去。當我們談到最熱切，最興奮的時候，她就震動她那長長的棕黑色睫毛，直着眼睛向我注視，直到最後才稍稍的動顫她那鮮紅的薄唇，用嘆息似的聲調喃喃着：

「很對，陳先生，你底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她底耐心，她底對於政治問題的驚人興趣，都使我深深的吃驚着。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樣年紀，在腐蝕的生活里還圈子的人，會有那麼多的意見，對事對物的了解是深切，明快，沒有

半點虛飾的感情。但是關於她本身，除了我知道是在一個舞場當女舞女外，再也無法從她嘴裏知道一點什麼。……

有一天，時候已入黃昏了。我想從屋裏出去吃飯，在扶梯頭就碰見她。正匆促的從樓底下上來。遠遠的看見我，就讓在一邊，焦躁的騖動着隨手。

「芳子小姐，今晚還有出去？」我問。

「不上今天不去伴舞了。」

她答着，等我跑過她身邊，就匆匆的，連頭也不回地跑上去。

回轉來時，已經是九點左右了。我傾聽着。在她底屋裏有一陣嘈雜的談話聲，爲着想知道她屋裏像些什麼人，我就跑上三樓浴室裏去，在她屋外，一共放着五雙皮鞋，有三雙是男的，兩雙女的，嚴重的談話聲正在繼續着。

我想到有點異樣，躺在床上傾聽着，企求從他們底低弱的，混雜的語聲裏，找出能够理解的部份來；然而，這企圖失敗了，於是，我就疲憊地閉住眼。

在朦朧中，我似乎聽見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在扶梯上移動着，主人只在門口低低的和他們說了幾句什麼的，便又關門進去。我心裏：「現在是她底客人走了！」但，接着我又自嘲地問了

自己：「走了，這關你什麼呢」……不知不覺的，我覺得好笑起來。

有一陣鐘聲，不知從什麼地方飛進來，我數着：是十下！正想爬起來脫衣睡覺，頻頻的敲門又把我也吸住了、打開來是芳子，她興奮地站在門外，一隻手拿着一隻威士忌瓶子，一隻手握了兩隻盃子。她底面孔是紅的，兩眼像熾燒着的閃閃發光，脣兒顫着，噴出了陣陣的酒香。

「進來吧，」我說着，浮着微笑。「你今天請客？」

她把盃子放在桌上，默默的搖着頭，用她發顫的手去注酒。

「你喝得很多吧，我想你已經醉了！」

她吃驚似的停止注酒，抬起頭向我叮視着，一會又微微的笑着，呢喃着，仍回頭去注酒：

「不，我並沒有醉，要是你說我醉，那你就錯了。好朋友，你知道嗎？我從來很少喝酒的，也不會醉過，但是今晚我太興奮了，我底心是跳得多麼厲害！……」

沒有停留地，她又注着酒，直到它濺着沫，滿了，從盃沿洋溢着沉寢在桌子上，然後她才勝利地停下手中的瓶，大鑿笑着，高舉桌上的盃：

「來個乾盃吧，朋友——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把盃子擱到唇邊，傾飲着。「你常關心我底生活，現在我就要告訴你，我並不是鍾女，我是一個朝鮮革命黨人。爲着祖國，爲着

幾千萬民衆。使我墜落了，可是在這時已到了我替該祖國替幾千萬同胞復仇的時候了。你看報嗎？那你就知道××大將明天要到這兒來檢閱艦隊，我們明早就要出發到碼頭去，用手槍和炸彈去歡迎他。你贊成我們底舉動嗎？你會同情我們嗎？那麼，就祝我們成功吧。……」

這太突然了，使我吃驚；然而，我仍替這異國少女未來的成功祝福。

她走後，我整夜的失眠着，而在樓上，她也和我一樣，低聲的唱她底歌。

第二天晚上，她沒有回來；房間却受了搜查。不久我便從那兒搬開，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見她

底消息。

# 江上

江上的浮潮，給從遠處飛來的舢板激蕩起來了；高高的向空中飛騰着，又悄然落下。老黑羊突然把木槓扣緊，倉腰上掛着的汗巾，慢慢的揩去頭上剛從空中墜落的水珠，心裏老大的不高興。他相信自己底衣服已被淋濕了，於是便愠怒地喘着：「見鬼！」使勁的扣緊木槓，往前用力一划，舢板便又順着水勢箭般的直望下流飛奔過去。

夜。這是一個柔靜的夜。淡藍色的天空充滿了盛夏的月光，兩岸銀色的樹林，正像連亘着的山巒般的矗立着。槳聲輕脆地，有節奏地在這悄靜的江上鳴叫着，好像是一陣低沉的江底嗚咽。

老黑羊現在心裏覺得很燥悶，好像有一條看不見的蛀虫，在他心尖上輕輕的蠕動着，血液不寧靜的奔流着，他感到十分的惶惑了。

他很憂慮地暗自想道：「可不要又碰在這些死門神的身上？……」每每想到這，他都會禁不住顫抖起來的。和所有的老年人一樣。他生平有一個迷信觀念，他相信當這老年音人偷偷地

由村里出發時，而他恰又聽到好幾聲鴉鳴，這不能說是沒有關係的；然而他仍很有自信的安慰着自己道：「不會的！他們都是機警的年青人！……」於是，他漠然地微笑起來。江上在他看來，已變的更為寬曠了，寂寞的江岸也變的更加悄靜了。

舢板輕巧地在恬靜的江面上疾馳着，銀白色的月光便在水波紋止閃灼着刺目的鱗光。

老黑羊被沉思甜醉了。但當他抬起了頭，向江岸上試探的搜尋着時，他不禁暗自吃驚起來了。他不相信自己底舢板是會這麼飛速的在奔馳着，然而那座聳立在江岸上被誓的王府官却靜穆地告訴他：「不遠了，我們底夜間的來客，就在前頭啊！」他輕抖着。……

遠遠地，正在月光的朦朧下，一艘輕舟駛着輕快的帆影，迎面向他撞將過來。老黑羊吃驚地忙把木槳扣着，拾起他那昏老的眼睛向它凝望。舢板底下江水輕輕的在嗚咽着。

輕舟飛速地，飛速地臨近了，幾乎擠在老黑羊舢板上。帆影下便坐着一個敞胸赤膊的年青人，他輕輕的吹着蕭笛，隨着江面鬆爽的微風蕩將過來。在遠處從他底坐板上站起來，向老黑羊揚手。老黑羊知道是自家人，心便也平靜下去，結實地鼓着氣連划上兩槳，於是他們靠攏着了。

「上手了沒有了？」老黑羊悄悄地放低了聲音問。

「還沒有，可快了！你快點接去，我先回去報訊。……」沒等年青人答完，他們底船已飛



遠地朝着相反的方向深遠了。而那個興奮的青年人底面孔，也漸漸地在朦朧的月光下模糊了。

老黑羊現在是很興奮的了，他嘲笑着自己剛才的煩惱是無意識的，多餘而且胆怯的，「爲什麼我要迷信老鴿呢？……」於是他快活地微笑了。

沒等好久，他便把船划到一個僻靜的江岸，先抬頭向江岸上四周探望着，覺得一切都是靜默的，於是便安心地把舢板繫樁上去，擱在一處高可沒膝的「鹽草」叢中，悄悄的爬上岸，越着沙灘，望大路旁的一個石岡路亭上跑去。

路亭內，寂靜得近於憂鬱。從一只只有一尺見方的石窗上掠進了一縷月光，默默的瀉在壁龕內一些斷頭折臂的泥菩薩身上。老黑羊偷偷的躡進去，站了一會，覺得不大妥當，隨後便在一個不被注意的陰暗的角落里蹲下，從腰包內掏出小烟袋來，刮着自來火，卯在嘴角抽吸着，心里却暗自盤算：「十二點三刻，現在也該到了。」又伸出頭望望月亮。

時光一分，一刻……地在寂靜里滑着過去了。然而老黑羊所期待的，那冒險的，可怕的仍還沒來。於是他又想起那不吉利的老鴿的叫聲……

他非常焦急，總是沒來由的懷疑到一些令人顫慄的不幸的事情上去。他想到死，想到那個老人蒼白的頭。時間對於他，現在是變得冗長而且不耐煩。他一會，站起來向那條直通連到坤城

的大道探望；一會又憂慮地縮回來，仍舊蹲在那陰暗，不被注意的角落。那暴燥心地正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地。

一羣夜鴉正不知給什麼從睡夢中驚醒了，突然嘩嘩地叫着，直從江岸的榕樹上響將過來。這使老黑羊不知所措起來了，他忙掉頭向路亭外去望，覺得沒有什麼，於是便又縮回來蹲下，低着頭，用力吸着小煙袋。

難堪的恐怖和寂寞，使他起了一個可怕的新片。那還是幾月前的事，專跑大北的太興輪在烏嶼江面遭了劫。據說海盜是裝做客商出在裏面，到這兒才發作的。縣里的商家得了消息，便向地方駐防軍上了一個呈文，說明匪盜怎樣在烏嶼這個漁村出沒，怎樣危害行旅商人的生命財產，官府准了他們底呈子，便派兵下鄉剿辦。先是大家抗拒着，嗣後便把家眷細軟之類載到船上，丟棄了鄉土，往海上逃難。可是與叔，一個五十多歲，鬚髮蒼白的老漁夫，因不願跟自己底兒媳逃難到海去，想暫到外鄉底女兒家去躲避一些時日再回來，不想在路上却被捕了去。

這事過後不久，十三村漁民都給這個可怕的消息哄動起來了：有人進城去販賣魚鮓，便親眼看見與叔被赤着上身，被五花大綁的捆着，押上南教場去砍頭。就在當天下午，那個頭便被掛在新橋頭底電燈柱上示衆。……………

老黑羊和興叔在村里是同房同柱的隔腹兄弟，雖說是自己家族衰敗，親堂叔姪因此都有替看顧他，但是興叔卻從來就沒有和他過不去，還是一樣親切而且和藹的看待他。現在他已是老了，不能看見自己底親兄弟好好地含笑地下，却死在這不明不白的事件里，想到這兒，他不禁憤怒而且悲傷起來了。

可是他很快地便給另一種喜悅所興奮了。在進城的大路上，他就聽見了一陣細碎而又急劇的脚步聲，問什着一些低沉的談話聲。他心里緊張地一抖：「這回可不會錯了！」便伸出頭去探望。迎着大路，望路亭飛奔過來的，有三條瘦削的陰影，不即不離的在低聲談說着。偶然他也能聽見了一兩聲乾枯的笑。他知道是他們來了，於是便走出路亭，向他們揚着手，塊地裏有人認得是他，便悄悄的：

「老黑羊——」

他答應着，也迎將上去，心里充滿了興奮和快活。但是當他看到了在這幾年青的漁夫中，有一個背上馱着一個花條紋布包時，他不禁心酸了。他幻想着那個柔和而且誠實的興叔，遠遠地站在他底面前，撫着銀白鬍子，用他嘹亮的聲調向他叫着：「老第！你我都老了，不懂得這個世界的新條規，你反對青年們胡鬧嗎？他們也許是對的，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與叔底柔和的。紅潤的面孔將于漸漸的擴大，擴大得充塞住這個荒涼的江岸，而終於模糊着了。但是緊接着的，他又爲一個可怕的影像吸住了。他看見興叔從江岸上的一株榕樹下赤身裸體的，在他底斷了的頸上冒着鮮紅的血液。兩手死緊的抱住自己那顆斷了蒼白的頭，灰色的嘴唇還在輕乞的蠕動着，微弱地，用嗚咽的聲調呻吟道：

「老弟，你再也不能去反對他們了，這些年青人都是對的，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月亮被雲塊遮斷了，四周由蒼朦而灰暗，終於沉黑，一轉眼間興叔已經不見了。老黑羊恐怖地打了二個冷噤，在他耳朵旁好像仍有一個人在他底聲說着什麼，他想起了興叔底話：「老弟，你再也不能去反對他們了，這些年青人都是對的，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他老了嗎？」他輕聲的喃着，覺得有人在他底肩膀子重重的拍了一下，接着又是一聲埋怨聲：

「老黑羊你給鬼迷住嗎？還不趕快過來！……」他抬起頭來向前面一看，才知道自己已經落在人家的背後了，心裏覺得一陣難過，面孔上便有點兒灼熱。嘴角喃喃的答應着，提開步向前趕上幾步：

「我……我……請覓……興叔……」

但是聲音過于低微，沒有人聽見。這些年青人仍在默默的走着，互相低聲的說着話。他趕上

他們了，便讓他們并齊着，默默的向江邊去。

老黑羊把舢板從江岸上撐開，便緩緩地朝着上流划去。

在這死寂的家鄉里，有人開始在敘述着這個偉大的冒險故事。一個黑面孔，眼睛大大的年青夥子，拍着自己底胸膛，有一種誇張的口吻說道：

「……可不是？我說，事情比自己安排定的還順利。當時我們從城外繞路進城去，順路先跑到新橋頭去了會，我便知道這個下手不難，可不是一到夜靜便沒個人影兒？……」

「當你們都分頭去看水時，我在新橋頭低橋岸上逡巡着，心里暗自想道：連籠帶着跑呢？還是只把頭帶走就得了？後來我又想：連籠帶着走是困難的，還是單只帶着頭來方便。於是我就這樣決定，輕輕的爬上電燈柱，先把籠門打開，又拿出剪子剪斷了鐵絲才取出頭來。我把它用布包着，向你們使了個暗號，繞到一條僻巷去等你們。這樣我們就回來了。……」

有一個同伴已經打起鼾聲了，另一個則懶懶的打着呵欠，用倦乏的聲調問道：

「不早了吧？」

「怕有一點半鐘了！」黑面孔的小夥子也懶懶的答着，便把圓孔埋在手掌中。顯然爲着這一次冒險，他們都疲乏了。

老黑辛紆緩的踱着步，乘着柔和的月色偷偷地斜眼去看那個靜躺在船板下的花條紋布包，他底耳朵又禁不住噙噀起來，好像有人在低低的附着它說似的。他翻起了那句話：

「老弟，你再也不能去反對他們了，這些年青人都是對的，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他底眼前又幻現起剛才那幟可怕的影象，但是這回他底意識却是清楚的。他深長的嘆息着，眼淚便禁不住撲簌的下了。

.....

## 後記

大約是十年前的冬天，我從故鄉到上海去。那時並沒有什麼野心想到上海去「成名」「登龍」，只因爲故鄉實在豎不下去了，不得不到上海去謀一個臨時的安身地。

到了上海後，朋友雖然找到了，生活問題也暫時的解決了，可是，以一個身無分文，而不能生產的人，這樣老靠朋友生活下去，也不是辦法，因此對我威脅最大的，依然是生活。

有幾個朋友這樣勸我：「寫罷，只要你能夠，我們總可以設法的。」想一想，他們的話也講得挺不錯，於是乎，我就開始寫了。那時，我寫了許多，大半是在「申報」和「時事新報」上發表。一個流浪者對於生活的要求是不會太高的，他只要有得住，吃和少數的零用費就滿足了，我就是這樣的人，每個月這兩個報館供給我一三四十元稿費，簡直是太闊氣了。從此，我開始了自己的賣文生活。

由于不得不寫，由于生活的簡單化，使我有充分時間來整理過去的一段生活，從那生活里我找出了，我的寫作資料。

和我有禮來往的朋友，大半都知道我是從小在南洋長大的，在我的血液里沒有南洋人的血，可是，我的性格是純粹南洋的，南洋的那一段生活，影響于我的實在太深了。

我是從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到懂得許多人事後才離開南洋的。因此，對於南洋我對相當的熟悉，在這期間，我看見了許多憂鬱的悲慘的故事，這些憂鬱的悲慘的故事，後來就成了我的寫作的主要對象。在上海五年中，我零零碎碎也寫了近三十萬字，却有三分之一是寫南洋的，記得在戰前我就曾把這些描寫南洋的作品選了一個選集，名為「島上」。版稅支過了，出版預告刊出來了，現在我離開上海已有五年了，却始終沒有看見那本書的下落，現在想來，我還有點後悔，後悔沒有把它帶着走。

「島上」所選的，大半是一千五百字到三千字一樣的短篇故事，大都在申報發表。比較大型的故事，我也寫過十多篇，在這集子里，第一輯中五篇，就是從這十多篇中選出來的。

至於第二輯中五篇，也是在上海時寫的，除「鄰家」外，餘四篇都是寫故鄉的事情。

自己離開南洋已經有十多年了，離開家鄉也有十年光景，十年時間不算短，在我却像是夢一樣，一忽就過去了。在這十年中，我和南洋的家斷了來往，和故鄉的父母也斷了音訊，可是我依然懷念着南洋，懷念着在福建故鄉的家。



想不到最近却忽然接到從故鄉寄來的，大冑的一封信，他告訴我父親已壽六十三了，母親也老了，他們常常懷念這拋棄去的遊子。信雖然只短短的幾行，卻使我起了無限悵惘。在不安中，我從箱底翻出了一堆舊照片，一扎信，同時還在無意中發現一包存稿。這一包存稿，從上海撤退時，我就一直帶着，跑香港，跑廣州，從不敢輕易和它分開，就是廣州撤退時那樣大混亂局面，政治部的每個工作人員只允許帶十五公斤行李，我也是把它擠着跑，甯可丟掉其他東西。費了近半個月時間，我把它們通通讀完了，這些稿子給了我更多的怨愁，給了我更多的感慨，我覺得我完全沈醉在懷舊的心境中了。

就因為這樣，我把它編成集子，我之敢於拿它出版，作用無他，只冀望它帶着我這股憂鬱的心懷，傳遞給住在遙遠的南洋的和故鄉的親友使他們也知道這個遊子的苦悶罷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桂林空山

封底